列寧著



國家與




革命

馬克主义对於国家的學
說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Н·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УЧЕНИЕ МАРКСИЗМ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 ЗАДАЧ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ЗДАНИЕ У.Т.К. им. СУН-ЯТ-СЕНА · МОСКВА.

1927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В.]

列寧 著

國家與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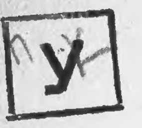
馬克思主义对於國家的學說
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Н. 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Учение Марксизм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 задач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революции.

= Издание У.Т.К. им. Сун-Ят-Сена. Москва. 1927 г. =



Стеклография У·Т·К· им·Сун·Ят·Сена· Москва· Волхонка·16.

Главлит·74604 У·Т·К· 435 Тираж 300 экз

著者的聲明

這個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間寫好的,我當時還預備好了第七章的題目即"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但是除了題目之外,因為被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前



的政治危機所"妨礙"我簡直一行字也沒有寫過,這個妨礙實際上也值得是一個快活的事,這本的下冊自然要遲得很久;然論而以其他作文來論革命的經驗,不如做"革命的經驗"更為愉快有益.

列寧 一九一七十一月三十日於彼得格勒

緒 論

現時"国家"的问題無論從理論的观点上或实际政治的观点上都成為特别重要的问題.帝国主义的战争,非常促進了而且加重了龍斷資本主义过渡国家龍斷資本主义的行程.劳動群众之受国家的虐制,因国家和無上威权的資本家的新提加(Синдикат.日益密切的联合而更為加重.那些最文明的国家(其实我们都在說..落後的国家)天天的变為劳動者的軍事监獄。

長期战争所引起的空前恐慌和痛苦已經使群众的悲慘状况忍無可忍而怨恨之心也日益加甚了.世界無產阶級的革命正在成熟時期,把和国家间関係问題已有了目前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相对的和平時代,產生了投机主义.這些投机主义的分子創造了社会爱国的流說,統治了全世界所有政府認可的社会党裡 這種流說(樸列哈諾夫Плеханов 波特列索夫 Потресов 布列史可夫士楷野 Брешковская 盧班洛維施 Рубанович 其次稍一改處形式的則有寄列里Церетели

Ми 車爾諾夫 Чернов 和他們的同僚,這是俄國的;在德國則為謝德曼 Шайдеман 列琴 Легин 大維特 David 等;在法國和比利時則有羅挪得爾 Ренодель 蓋特 Гед 及王德尔斐特 Вандервельде,在英國則有韓德曼 Гайндман 及費邊派 Фабианцы 等)這種口頭社會主義而行動愛國的流氓其特徵在於"社會黨首領"之卑污奴顏,不但服務於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服務本國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大部份即列強國而很久以來便剝削和奴役無數弱小民族者。而帝國主義的戰爭卻正好是爭奪分割和重新分配贓物的戰爭。勞動群眾脫離資產階級特別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只有毫不留情的反對機會主義者對於國家的見解才有可能。

我們第一步當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理論,同時我們對於這些為機會主義者所忘了或改變了的理論要特別加以詳細的研究。其次我們便要特別研究這些改變學說的代表考茨基 Каутский ——在現在大戰中墮落的第二國際(1889-1914)之最著名的首領,最後我們要總結一九〇五年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經驗的主要教訓。後一次的革命在現時(一九一七年八月初旬)已達到第一階段的終結了,但是

這次我們的革命只能看作是帝國主义战争所引起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鍊子"中的一個環子而已。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义革命和"國家"的関係問題不但只有了實際政治的意义而且有了非常迫切的意义，因為這個問題該使群众了解在最近的將来在歁怎樣努力才能够從資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第一章　有階級的社會與國家

I.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今日和歷史上其他被壓迫階級之解放運動領袖和革命思想家的學說所遭遇的一樣。大革命家常々畢生都受迫害，他們的學說常々都是壓迫階級最痛恨的對象，和造謠中傷的中心。當他們死了之後，人們便把他們作成為無傷害的神像崇拜他們，在他們的名字上圍繞以光耀的聖圈以"安慰"被壓迫的階級，實際上便是抹殺和毀壞他們革命的本質以欺騙被壓迫的階級。資產階級與機會主義者工人運動中之"改造"馬克思主義是趨向一致的。他們都將忘記而且拋棄和改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方面和革命本質。第一步他們提出並且頌揚那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以為可以接受的部份。所有社會愛國主義者現時都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並不是笑話呀！）資產階級的學者昨天還作破壞馬克思主義的專家，今天卻漸々談論"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照他們的意見）很巧妙的教育了很有組織的工會去參加搶劫戰爭。

在這種情形之下，既然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一天々的被改變

了本質，則我們第一步的任務便是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理論的本來面目。因此我們便不能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摘引很多文句，冗長的摘引自然對於行文上不免于笨重而且也難於通俗。但是這種摘引是萬不能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關於國家問題的部份(或最重要的部份)，必須盡可能的完全摘引出來以便讀者本身對於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的理論之底律有一個概念，同時我們要以確切的証據証明現時的考茨基主義修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

我們現在先從恩格斯著作中流傳最廣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開始罷。

恩格斯在總結他的歷史的分析時這樣說："所以國家絕不是社會外(從社會)的一個強迫的力量；也絕不是如黑格爾Hegel所認作的"道德思想之實質""理性實質之象徵"(之外射)，他是社會發展到了某種階段的產物，他是社會發展到了本身有了不可解決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衝突當中而又無法擺脫的体現。但是為使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相互破壞為使社會不致破壞於沒出息的鬥爭之中，一個在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實際則用以壓倒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能超出"秩序範

間之外的力量便成為必需的了,這個由社會產生出來但在站在社會之上而且逐漸離開社會的力量便是國家"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之意義及其歷史作用之基本思想很明白的描寫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的出現於階級矛盾在客觀上不可調和之處和時產生;何時何地有這種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同時同地便有國家;這種階級不可調和性的程度有多大則國家的程度亦有多大。反之,國家之存在卻証明階級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但是馬克思主義之被修改卻正在這個基本而重要之點,這種修改有兩個主要的方向。一方面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學者雖然被迫於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承認國家只出現於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同時卻修正了馬克思所謂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但是在馬克思之思想以為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則國家固不能發生也不能存在。反之小資產階級平庸的教授和政論家則往往摘引或強摘引馬克思的著作以為:馬克思之意是:國家就是階級調和的工具。在馬克思之意,國家是一個階級的統治機關,一個階級壓榨別

一阶级的统治机关，国家是一个"秩序"的创立，而这个"秩序"一方面巩固这种压榨，并使这个压榨成为合法，同时即以缓和阶级之冲突。反之小资产阶级政客的意见以为"秩序"正是阶级之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之压榨。所谓缓和阶级之冲突便是调和，但不是除去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方法。

比方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已经实际的提出，而且已经变为群众直接行动问题时，所有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少数派都一齐堕落到资产阶级所谓"国家"是阶级调和机关的理论上。

这些政客的无数决议和论文都为这种资产阶级和投机主义的调和理论所渗透了。国家是个阶级的统治机关，而且是不能和他的对抗阶级调和的机关，这一点是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所不能了解的。他们对于国家的认识恰恰很明显的证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少数派绝不是真正的社会党人（这是我们多数派常常指明的），而是口头上好像是社会党人，而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派

考茨基之修正马克思主义比较很为巧妙得多。理论上

他不否認國家是一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性,但是他忘記了或抹煞了下面的話: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他是社會上一個高率力量,而且逐漸疏離社會的,那末明顯得很,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不但非用暴力革命不可能,而且非消除統治階級所設立的政府機關甚至於非使這個機器的存在離開社會不可。這個結論,本身已很明白;也是根據馬克思具體分析革命問題所抽出來的精細確切的理論,而正正是這個結論為考茨基所"忘記"了和修改了(我們以後還有詳細的說明)

II.特殊的武裝力量,監獄等……

恩格爾斯繼續的說:國家和宗法社會的舊組織之不同,第一便是他依照地域以區分市民。

這個區分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對宗族和家庭的舊組織曾經有過了長期的鬥爭。

"國家的第二特徵,便是設立一個公共權力,而這個權力和那組成的武裝力量的民眾本身卻沒有了直接的關聯。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是必需的,因為自從社會區分為階級之後民眾自然的武

的武力组织，已经是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公共权力无论在那个国家都存在着。他已不仅包涵着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上的附设品，监狱与种种压迫的机关——这些都是宗法社会所不知道的"

恩格斯很发挥了这个叫做国家的"力量"——从社会发生出来而又超乎社会之上且逐渐离开社会之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是特别是建筑在什么之上呢？但是建筑于有监狱等等特别的武装力量上。

我们之所以有权称之"特殊的"武装力量，是因为公共权力本身在每个国家中都已经和武装的群众与他的"自然的"成的组织不相符合了。

一如其他的大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尽量引起觉悟的工人去注意那些俗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平庸或已为成见所习惯得坚硬如铁石的问题上。经常的军队和警察是政府力量的主要工具，但是能不能够不这样呢？

在十九世纪末的大部份欧洲人的意见（恩格斯就是向他们讲话的，是未曾详细研究过任何大革命的欧洲人），这些为恩格斯所辩驳的人们觉得是不能够不这样的。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群众自

然形成的武裝組織"。對於下面的問題："何以有這個離開社會而出現於社會的特殊武裝團集(警察,常備軍)呢？"歐洲和俄國的學者常常藉著斯賓塞(Спенсер)或米海洛夫士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的一兩句話以回答說是因為社會生活情形的複雜和社會各種組織的分工等等。這種講引表面上似乎是"科學的"而也很可以催眠一般的民眾,因為他遮掩了武裝團集主要的本質:社會是區分為不可調和仇敵的階級。如果沒有這個區分則"居民自然形成的武裝組織"固然在複雜上和技術上要與那些持猿猴之木棍的原始武裝組織和無數人的蒸汽武裝組織均有不同,但是這樣的組織有可能嗎？

這樣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開化的社會是區分為對抗和不可調和的階級,而這個社會的"自成"軍備必會引起這些階級間的武裝鬥爭。國家組織[illegible]一個特殊的力量武裝的"人"的團集創立了;在每個革命中打倒政府機器之後我們都很明顯的看得出統治階級如何努力恢復組織武裝的團集以供使用,和被壓迫階級如何努力創設同類的新組織以為被壓迫者之使用。

在上面的摘引裡恩格斯非常明顯的在理論上提出所有

大革命在实际上提出的問題即特殊的武装團集與"自然形成的武装組織"之関係問題。

這个問題在歐洲和俄国革命經驗中已具体的演化出来了。

我们現在且再看恩格斯的發揮.

他申明公共权力有時示弱，例如北美中之某些區域一樣（但這種例外在資本社会下非常之少，即在這些區域中帝国主义時代前，自由的僑民佔着優勢）但是在一般上這種公共权力是继续增長的：

"公共权力之增强是和国内阶級衝突之加劇與鄰近國家之漸漸壯大，居民之漸漸增多為正比例着一看現在的歐洲：阶級斗爭和互相爭奪两種事实無限制的增大了公共权力，致使這个权力有鯨吞整个社会甚至於國家自身的危險"。

這几句話是一八九〇年所寫的恩格斯最後一篇序言是書明在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帝国主义的潮流其特徵在於托辣斯之絶对统治，大銀行的全权和廣大的殖民地政策等）在那時仅仅開始於法国，在美在德則尤為幼稚，自那時候起"搶奪的比賽"已經走上了一大步，一九一〇年向全地球地面已被互相对抗的劫奪者和剝削的列强分割了，從此海陸軍備便無限制的擴大了，一九一

一九一七年英德帝國世界戰爭和分贓的大戰加速了這種可怕的經過直至政府權力的貪婪和對社會一切力量的大災難。

自從一八九一年以來恩格斯已經公開的聲明"掠奪之比賽"是列強對外政策的特徵。然而那些社會愛國主義的流氓從這種對抗程度而造成所產生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卻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用此"保護祖國"和"保護共和國與革命"等口頭禪以掩飾他們的"剝削者的利益"。

II.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為保持一個公共權力(超出社會的權力)必須有稅和公債。

恩格斯說："因為具有公共權力和抽稅權，所以官吏一方面是社會的機關，同時卻超出社會之上。人們對宗法社會機關的自由願意的敬仰在現時的官吏眼看來已經是不夠了，就假令他能得到這個自由願意的"敬仰"，官吏之神聖不許侵犯的法律也被訂立了。一個"小之又小的警察員的"權勢"比之宗族代表的權勢還要大、然而如果一個開化國家中最大的領袖看見宗法社會宗族領袖所得之"自願而非屈服於棍子威迫的"敬仰則實会產生嫉妒的心理。

這裡有一個問題即官吏在公共權力機關的優越權的問題。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东西把这些官吏安置在社会的上面呢？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理论问题已经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实际解答的问题，怎样被退步的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很巧妙的避开了。"既然国家是产生于压制阶级矛盾的必需上，且同时又是产生于这些阶级的矛盾上，则在原则上国家是属于经济上站在统治地位的最强的阶级。这个经济上站在统治的阶级借国家的帮助而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且获得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新方法"。

不但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而且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也是资本阶级剥削工资劳动者的工具。但是在有些时候，互相争斗的阶级达到均势，国家权力得以表面调人的资格暂时对于这些阶级成为一种相当独立的机关和这些阶级间的调解人"。

这样的例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君主专制，法国之拿破仑第一和第三皇朝，德国之俾斯麦的政权。

又如现时的俄罗斯共和国中克伦斯基(Kerenskii)政府和他的反对革命无产阶级之迫害就是这样(这时候小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派指挥下的苏维埃已经没有能力，而资产阶级也还未有力量去解散苏维埃)。

恩格斯又继续的说："在德谟克拉西共和国中"财富"可以直

接運用其勢力但是更有保証的方法便是最初使官吏純碎化和簡單化(美國)隨後使政府和証券交易所聯成一起(法國和美國)”

現時帝國主義和銀行之統治已經很巧妙的鍛鍊這兩種保持和實施財富萬能的方法於一切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中，例如，俄羅斯德謨克拉西共和國頭幾个月間即在當社會黨人少數派和資產階級在聯合政府中度蜜月的時期巴爾欽士基(Подьчинский)先生封鎖了一切對於資本家強盜與發財和其在戰爭承攬上之越軌舉動之各種限制辦法等等。如果巴爾欽斯基在退出內閣以後(自然補上了另一个同樣性質的巴爾欽斯基)仍得資本家“恩賜”以每年薪俸十二万盧布的位置這究竟是什么意义呢？直接的同化抑或間接的同化？政府和工業辛迪加的同盟抑或仅仅友誼的關係？謝爾諾夫(Чернов)策列德里(Церетели)阿夫克森齊夫(Авксентьев)和其他列夫們的作用究竟怎樣呢？他們是否那些劫削的大資本家的直接同盟抑或仅仅是間接同盟？

財富的萬能在德謨克拉西共和國中最能得到保証，因為德謨克拉西共和國是資本主義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階級因巴爾欽士基謝爾諾夫策列德里等等之力把持了這个外殼之後，一直等到把他的權力堅固到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共和國中無論什么人

物机関或政党之交换均不能動摇到這個权力.

還有应该注意的便是恩格斯很明顯的給普選权以這樣的定义:資產阶級統治的一個工具; 他說:"依照德國社会民主党長期的經驗,普選权便是工人阶級成熟的標誌. 他再以不能給什么給工人阶級在現在的國家中将来也永遠再不能給什么".

小資產阶級德謨克拉西派例如社会革命党人少数及他们的兄弟即所有西歐的社会爱国派和投机主义者常還希望普選权能够更多給点東西,他们不仅自己以為"在現時的國家裡普選权確能表示和實現大多数勞働者的意志"而且還要使群众贊同這個錯誤觀点.

這裡我们只指明這個錯誤觀念,而且使讀者注意到恩格斯確切具体的声明常常在政府許可的社会党即投机派的会談和宣传所改变了. 以后我们還要更充分的說明這種思想之錯誤(恩格斯所指示的思想),同時發揮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於現代國家的理論:

"那末國家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了. 從前也有些社会經過好些時期完全沒有國家或政权的表現. 等到經济發展到了某種程度而同時自然而然的包含着社会區分為阶級的時候,國家就着這個區分便成為必須的了. 我们現在正在大步的走向一個生產的新發展上,即在這個新發展上阶級的存在非特再沒有需要而且成為生產的障碍了. 阶

級之消滅在將來是必然的，猶之乎過去他是必然出現的一樣。一旦階級消滅了，國家也同時必然的消滅。以"一切生產者之自由平等的結合以改組生產"為原則的社會，那時候將把政府機器移放到適當的地方，即：在古物陳列所裡紡織機和銅斧頭的旁邊"。

在現代我們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宣傳鼓動裡這種摘引非常之少，就令有時摘引，他們往往好像在神像面前叩頭一樣，就是說他們對於恩格斯作一種尊崇的動作，同時拋棄了這個"移放所有政府機器於古物陳列所裡"的深奧的革命性。他們往往簡直好像不懂恩格斯所謂政府機器的意義是怎樣。

IV. "國家的衰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關於"國家的衰亡"的言論極為著名，這個言論常常被摘引，而且他很明顯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如何被人混淆在機會主義的材料裡。我們在這一點應該詳細的討論。現在把這段言論的全段照錄下來：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的權力，最先便把生產方法轉變為國家的財產。由此，他自己廢除自己的階級，也廢除所有階級的區分和階級衝突，同時廢除"國家之為國家"。在階級矛盾當中進展着的社會是

必需要有國家，即是說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他的生產的外面條件，特別是以强力維持被压迫階級使其永遠在現存的生產形態必需的压榨條件中（奴隸制，農奴制，工本勞働制）。國家是整個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綜合成明顯可見的体系。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為社会之代表，正是因為他是某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在這时代是整個社会的代表：古代具有奴隸的財主的國家，中世纪封建貴族的國家，現代資產階級的國家。但是最後國家当着國家变成為全社会的真实代表時，國家自身便成為廢物了。一旦社会裡沒有了压迫階級，一旦階級的威权和舊時無政府生產所產生的個人的生存鬥爭與其所引起的衝突與擾亂消滅了，那時再也沒有什么可以压榨，而一個特別的压榨权力（即國家）便成為沒有需要了。

當着國家真实表現為整個社会的代表時候，即以社会名义取得生產方法佔有权時，國家這種第一次的行動同時也是國家本身最後一次的行動。國家对於社会事件之參與須在各地域裡先後的成為不必須了，而國家也跟着自行睡息了。這時財富的管理机関和生產發展的指導机関代替了治人的政府。國家不是被廢除，他是衰亡而已。正是应該站在這個觀点上来估量"人民的自由政府"的口號一方面估量他的暫時的煽動的意义，他方面估量他的科學性質上的不

充分同时也应該站在同一观点上来估量那些叫做無政府主义者想把国家从今天到明天就廢除的要求"(見恩格斯著Анти Дюринг).

我们可以大胆的說依恩格斯這個极丰富的思想的推論与現時社会党中所獲得的真正社会主义思想仅仅還保存着馬克思所說的國家"死亡"這個字眼是和無政府主义的"國家之廢除"相反而已了！

這樣的切断馬克思主义便是把馬克思编爲投机主义，因爲經過這樣的"註解"之後仅仅剩下了一個模糊的变動印像——即緩緩的平行的，漸進的沒有哭進，沒有風浪也沒有革命的变動的模糊印像。

這樣的"註解"是擁護資產阶級利益之最粗心的修改馬克思主义，這種修改理論是建築在忘記恩格斯結論中所指明的主要情形和攷察(這結論上面已全引錄)。

第一，在他的推論之開始恩格斯已經說過無產阶級在取得政权時候便"由此廢除了國家之爲國家"。這裡所說的，普通都沒有人去深一層的思索、平常或者人完全不懂或者把這話看作是恩格斯的"黑格尔派的弱点"。其实這話簡明的解釋了一個無產阶級大革命的經驗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对於這一点我们以後還要詳细討論)。恩格斯所說的"廢除國家"是指以無產阶級革命廢除資產阶級的國家；至於"國家的衰亡"這話是对於社会主义革命後無產阶級

國家的殘餘而言. 在恩格斯之意資產階級的國家并不"衰亡"而只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所推倒. 在這革命以後衰亡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

第二,國家是一個"壓榨的特殊力量",恩格斯這個定义是非常深刻著明的. 這樣自然可以推到這個資產階級对無產階級和極少數富翁对千千万万的勞動者之"壓榨的特殊力量"应該代以無產階級对資產階級之"壓榨的特殊力量"(無產階級專政). "廢除國家之所以為國家"的意义便在於此. "以社会的名义取得生產方法俱有权"的意义也在於此. 可以一個新的"特殊力量"(無產階級的)代替一個舊的"特殊力量"(資產階級的)自然這個舊的"特殊力量"同时不会有"衰亡"的状態.

第三,這個"衰亡",更明顯的說這種"深眠",恩格斯很明顯的肯定的把他加在"國家以社会的名义取得生產方法俱有权"之後的時代,這當然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後的時代了. 我们都知道在這時期"國家"的政治形式就是完全的德謨克拉西. 但是那些最無恥的修改馬克思主义的投機主义者中却沒有一個想到在恩格斯的思想裡德謨克拉西也会"深眠"和"衰亡"的,偶然一看這種見解彷佛非常奇怪,但是這也不是不可了解的,如果能夠想到德謨克拉西也是國

[illegible]同時,一切國家消滅,德謨克拉西也同樣的消滅。只有革命地"剷除"資產階級的國家,"普通的國家即是說完全的德謨克拉西却只能到"死亡"。

第四,在解釋他的著名論調:"國家衰亡"時恩格斯便即切實指明這個論調是用來反对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所以第一要是反对機會主義者。你們要滿意可以担保的說,[illegible]讀過或者聽人說過恩格斯關於國家的衰亡"的論調者一万人中總有九千九百九十人[illegible]不懂或忘記恩格斯的這個論調的[illegible]用來攻擊無政府主義者。另外十個人必然又有九個不知道什么是"人民的自由國家"也不知道為什么在攻擊這個"人民的自由國家"中同時即給機會主義者以打擊。機會主義者便是這樣的篡改了歷史,便是這樣的把極大的偽造手續把這個革命大學說弄成了庸俗人的水平線一樣。反对無政府主義者的結論被人千百次的重述,甚至變成了一般的學子裡成為一種不可動搖的成見,但是反对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却被人擱棄在黑暗中被忘却了。

"人民的自由國家"這口號是一八七〇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illegible]和口號的論調,在這種論調中除了一個偽善地描寫德謨克拉西

資產階級的和堂皇的陳語之外一點政治內容也沒有。因為這種論調會有自然聯想到德謨克拉西共和國的意義，所以恩格斯就在宣傳的觀點上"暫且時準確判斷"這種論調。但是這種論調是錯誤的，因為他不但吸收了一個空幻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而且還完全不了解社會主義對於國家一般的批評。從資本主義下對於無產階級為最有利的政府形式的意義上說我們是贊成德謨克拉西共和國的。但是我們如果忘記了在最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裡工資奴隸制仍然是人民的被宰割，則我們錯誤得很了。

其次，所有國家都是壓迫被壓迫階級的"特殊壓榨力量"因此一個國家無論如何是不會自由的也不會民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常對他們的黨中同志已經不知解釋過多少回數了。

第五，在恩格斯這個同一著作裡，雖都記得關於國家衰亡上的雜論，但是同樣也有關於暴力革命的意義之解釋。在恩格斯的著作中甚至由革命作用之歷史的估量轉到對於革命的真正頌揚。這一點沒有一個人"記得"而且在現代社會黨人中永遠不說及或甚至不想及這一點，已經成為很時髦的事體了。在群衆中的日常宣傳，這個思想一點作用也沒有。但是這個思想是和國家的衰亡的思想不可分離的聯成一起兩方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整個的思想。

我們現在且看恩格斯如何處擇：

"但是暴力在歷史上還有一個其他的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根據馬克思的話暴力是舊社会懷孕着新社会的分娩人，是社会運動藉以變動位置和打破死的僵化的政治形式：而所有這些，杜林先生一字也沒有提及。僅々在帶着嘆息声中才勉强說到暴力或者是推倒經濟的剝削者必需的；然而是不幸的事情因為在杜林先生的意見上，暴力常々毀損使用他的人的道德。但是誰都知道在一切革命之後，道德上，智識上的長足進步是何等驚人！在德國，經過暴力衝突之後一般人民許会變成更頹廢，但最少能夠打破"三十年戰爭"失敗後深入民族意識的奴隸性質。但是這個墨守繩墨的平庸軟弱又淡然無味的思想却圖謀欺騙在歷史中最革命的政党！"（見反杜林書中）。

在同一學說裡如何能夠把暴力革命之讚揚（從一八七八年至其死日即一九八九八年恩格斯對德國社会民主党人屢々說及）和"國家衰亡"的理論相調和呢？

平時人們對於這種調和是採用折衷派的態度以實驗的或詭辯的方式出之，為取好於現時的顯著武斷的一時採取暴力革命的思想，一時又採取"衰亡"的思想，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把這一

但思想放在第一位上。辯証法的位置讓給了折衷主义：這便是現時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著述(对於馬克思主义的)所最平常而最普見的事件。

這当然不是什么新發現，因為折衷主义已經在希腊經院派哲学之中代替過了辯証法。既然把馬克思主义詭辯以投机主义的漿料和以辯証法的表皮遮蓋了折衷主义，而且很容易地留意到一切現象和其發展的各種形式與各種矛盾勢力，這樣自然可以毫無困難的欺騙一般的群众，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未給與一個社会進展中一個完全的革命的理解。

我們已經說及(以後還要詳細的說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論暴力革命是对於資產阶级国家而言的。這種國家不会從"衰亡"這条道路上讓位給無產阶级的国家(無產阶级專政)；在普通規則上只有暴力革命的一条路。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的頌揚完全和馬克思屢次的声言相符合(参看"哲學之貧困"的末尾和"共產党宣言"中馬克思大声的和明顯的声明暴力革命之不可避免，又参看距此三十年後即一八七五年"哥達綱領之批評"中馬克思如何無情的鞭撻這個綱領中的投机主义)恩格斯這種頌揚自然不是激動的結果也不是吹牛或筆战的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整個學説的本質就是在於系統地訓練群众对暴力革命的思想上。正是在拋棄這個宣傳的行動中更明顯的表

州社会黨同派和改良主義派傾向之學說。沒有暴力革命則無產階級國家之代替資產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 但無產階級國家之消滅,就是說整個國家的消滅,只有"衰亡"的道路才有可能.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面詳细的具体的發揮了這個理論,一面研究每個革命革命的革命情形,同時分析每個革命特別經驗所告訴的教訓. 我們現在便要談到他們的學說這個最主要的部份了。

第二章 1814-1851的經驗.

I 革命之前夜

成熟的馬克思主义最初的著作 „哲学之貧困"与„共加党宣言" 刚々出現于1848年革命之前夜. 在這種環境之下,所以在這些著作中除了馬克思主义一般原則的解釋之外,还有多少当時革命情势的反映. 而且我们相信在抽得1848-1851年經驗中的結論以前,研究下著作中關于„國家"的話是有益的.

馬克思在„哲学之貧困"裡寫有:„…工人階級在發展过程中將創造一個沒有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会以代替旧的資產階級的社会;從此將再沒有任何政治权力,因为政治权力是資產階級社会中階級矛盾的正式陈辞";

把这个國家隨着階級消滅而消滅的观念之解釋和馬克思与恩格斯在几個月後—即1848的十一月—所著„共產党宣言"中所有的解釋比较一下是有益的.

«…当我们描寫無產階級發展最通常的態度,我们可以看見現時社会中之或明或暗的内战,直到變成革命,這時無產階級以暴力推倒資產階級,創立自己的統治».

«……上面我们已经看見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推動無產階級進到統治階級獲得德謨克納西»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的統治一步一步的把整個的資本由資產階級奪取出来，集中所有的生產工具在國家手裡即是說組織起来成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的迅速增加生產力的總和»

這裡我们得馬克思主义關于國家问题最可注意的而且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即馬克思和恩格思在巴黎公社後名之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

其次我们得着極有趣味的"國家"的定义："國家即是組織起来成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這個定义是屬於馬克思主义的"被忘記了的思想"

這個國家的定义不僅從未見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盛行的宣傳编寫的文章中解釋一下，而且這個定义恰々被忘記了因为他是与改良主义十分不能調和的，他和那些"和平的發展德模克拉西"之機會主义的成見和資產階級的幻影。

一切機會主义者，社会愛國主义者和考次基派有一句口頭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並且肯定的說是馬克思

的教训，然而他们忘记了加上按馬克思的說法，第一，无產階級僅僅需要一个会消滅的國家，即是当組織之日便開始消滅而且不能不消滅的國家；第二，勞動者需要一個"國家"即是"組織起来成为統治階級的无產階級"

國家是一種力量的特別組織，他是压倒一階級的力量的組織。

无產階級所要压倒的是什么階級？——自然只能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需要國家僅僅是为鎮压那些剝削者的反抗，也只有无產階級才能鎮压資產階級和指揮這个鎮压到底，因为只有无產階級是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只有无產階級能夠联合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於反对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以至于完全消滅資產階級。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的統治，是为要維持其剝削，這是極少数人自私的利益以反对最大多数的人民。被压迫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要完全打倒一切剝削，這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以反对現時極少数的奴隸的領主即地主和資本家。

以資產階級调和的夢想代替階級斗爭的小資產階級

的德謨克拉西派而自号为社会主义的人們，竟自創造出到社会主义过程的仙境，在他们的意見以为不在於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在于和平的使少数人屈服于明瞭自己责任的多数人之下．这個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和超階級國家的思想是不可分离的相連结一起，在实际上，这個烏托邦结局是背叛劳动階級利益的，这是已经歷史证明了的．例如法國1848与1871年的革命史以及"社会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初参加英國法國意國和其他國的資產階級的内阁的事实均证明了的．

馬克思一生都是与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现在復兴于俄國的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奮鬥．他一贯的應用他的階級鬥爭的学说直到政权和國家的理論．

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完成，只有無產階級是一個特别的階級，其生存的經濟条件預備了他能夠这個推翻並且给他以完成这個推翻的力量和可能．当資產階級破坏並拆散一切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時候，同時他便组織和團结無產階級在

一起，只有無產階級—因為他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能夠領導一切勞動和被压迫的羣众，這些羣众受資產階級压迫和剝削嚴轄之無產階級並然往々沒有减少只有增加而能单独進行解放自己的斗爭。

馬克思之運用階級鬥爭学說於國家和社会问題上必然推到承認無產階級之"政治的統治权"，承認無產無產階級專政即不讓任何人分享，直接建築於羣众武裝力量上的政权。 只有無產階級階級變成統治階級，能夠鎮压資產階級必猶的失望的必然的反抗和組織一切勞动与被剝削的羣众以图經濟生活的新建設才能实現翻推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必須保有國家的权力，集中力量的組織，暴力的組織以達到鎮压資產階級的反抗，和引導人民羣众—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於新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的建設中。

在培養工人政党中，馬克思主义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能奪取政权，引導"所有人民"到社会主义，指揮和組織新的制度，並且在沒有資產階級和沒有反对資產階級的社会生活之建設事業中做一切勞動者和被剝

剝削的教師和領袖。反之，現在盛行的機會主义在离工人群衆的政党中教育一般工資較優的工人代表这些工人代表是混在資本主义之下"將就"过活，为一碗豆湯而賣去其生来就有的利权，可拋棄反对資產階級之革命中的人民首領作用的人物。

"國家"就是說組織起來成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这个理論和他所有關于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之理論是不可分离的連結一起的。这个作用的結局便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政治上的統治。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作为反对資產階級的特殊力量的組織，很自然的会發生出这樣一个問題：不先打倒和毀滅資產階級为自己創造的國家機器，則創造这樣一個無產階級的殊弹特殊力量的組織是否有實現的可能？ 共產党宣言对此曾有推論，而且在这個推論中馬克思曾计算及1848—1851年的經驗

II. 革命的總和

对于我们所注意的國家問題，馬克思研究1848到1851年革命的結果得到下面的推論（見他的著作：—

«18-ое Брюмера Луи Бонапарта»)

«……然而这个革命澈底的，他还在朝着光明的道路走，他有方法的进行着他的事业直到1851十二月二日（拿破仑第三完成国家的政变之日）他仅仅完成了他的预备工作之一半；现時他正在進行他的後一半的工作，他最初完成会议的权力以便有推翻這種权力之可能。現在這個目的達到了，他便要完成„执行的权力"澈以這個权力直到最後限度使之孤立，使之成为攻擊的中心並集中一切反对這些权力的力量以反抗之。当这个革命将来完成後半预备工作時候欧洲便会起来大呼：„老田鼠，你掘好了！"

《……這個执行的权力加以无数官僚和軍隊的組織，加以種種複雜的人為的國家机器，这个五十万官僚和五十万軍隊的武裝力量，这个可怕的好似密網籠罩着整个法國社会，阻塞他一切呼吸的寄生组織，实在是產生于君主专制時代，恰当封建制度崩坏——（这个组織曾经促進这个崩坏）的時期》。法國第一次革命曾经發展了政府权力之集中，„但是同時却扩大了政府权力之範圍，性質和御用人員的数目。拿波侖已改善和完成了这架國家机器"君主立憲国和七月君主國„除

了更增加本了分裂工劳动的意义外，没有增加一点东西”

《……最后，议会主义的共和国在他的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已经自知不能不增加国家政权的集中和行动方法以增加压迫的程度。 所有革命都使这些政权机器更加完善起来而不是破坏他相互更迭的各党得统治而斗争的政党都看待了夺得这个庞大的国家结构便是胜利者主要的掠夺品》。

马克思主义在这可注意的推论里，较之在„共产党宣言”里，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国家问题还是用最通常的理想和词句来说明，这是过于抽象。在这里这个问题提出的方式已经具体，而且结论也做得格外正确明是而实际：过去一切革命均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起来，但是现在则必须打碎他，彻底的破坏他。

„共产党宣言”抽出对照历史事实的一切结论外使我们

这個结论，实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质而又恰恰是这个本质被正式的被社会民主党所忘记了，并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所修改了（以后我们还要说及）。

„共产党宣言"抽出得历史事变一般的教训，使我们认清国家是阶级的统治并引導一个必然的结论：若不先得着政权，不获得政治上的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则无产阶级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并且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在他成功之后必然便开始消灭，因为在一个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裡，国家是不需要的並且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並未说到从历史发展上怎样改变资产阶级的国家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並解决了。相信他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以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来做基礎。此处也如平常一样，他的学说是经验中取得教训之结论，而这些教训是经过历史深刻的哲学眼光和丰富的智识以说明的。

国家问题很具体的这样提出：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所必需的政府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在劳动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和在被压迫阶级独立运动的时候国家是如何的变迁？无产阶级对于这个国家机器有什么任务？

資產階級社会内之集中的國家权力是產生于专制主义崩坯的時期。全体官僚和常備軍隊这两種組織是國家机器的象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很丰富的說明这两個組織如何的千絲万縷的和資產階級連結起來。每個个工人在他的經驗中更將把这種連结证明得格外深刻明显。

在他的經驗中，更將把這種連結

工人階級從他本身的痛苦学得認識這个連結，這便是工人階級所以容易這樣明白，並且這樣堅決的接用這種連結之不可免的理論——這種理論在小資產階級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輕淳的愚昧的拒絕，或者輕浮的„一般的”承認，卻不去推得適当的实际结论。

全体官僚和常備軍隊——便是資產階級社会本身上的寄生虫，由根本破坏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與產生的寄生虫。盛行于社会民主党中的考茨基的投机主义以为把國家認作寄生虫組織的观察是無政府主义所僅有的特性。自然，這種馬克思主义的曲解对于那些使社会主义至

于藉口„保護祖国"来为帝国主义辩護的小资産階级的人们，然而毫无疑義的这是绝对的曲解。

自從封建制度崩坏，歐洲成为許多資產階级革命的大舞台時候起，这些官僚的和軍閥的机関便日见發展，完成和鞏固起来。正是小資產階级倾向附属于大資產階级，特别是大資產階级利用这些机関給上層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等以比較舒服，安静而荣誉的地位，使他们在普通人民之上。

我们是看一看1917年二月廿七日之後，半年中俄國發生一些什么事件：前此情願讓与黑色百人團人的官吏地位成为民主立憲党，少数党和社会革命党的赃物。实际上没有人想到重要的改造，他们的努力延遲改良的日期到憲法会议，渐渐延期而憲法会议又要到战争终结之後！但是对于分分赃物，代替内阁員位置，國家的秘書，將軍省長等位置——都没有延期，没有等候憲法会议。内阁组合的把戲不过是在全國和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関中從上到下的分赃表現而已。从1917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九月廿七日，这六个月中的结果，毫無疑的是什么行政改良事業都延期了，官吏位置的分„派好了。派分的„錯誤"

也已经用新的原则改正了!

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党(如以俄国为例则有民主立宪党和社会民主党、劳农党)發生相对中央机关的事件愈多，对一切被压迫階级尤其是以无产階级为首愈明白他们和整个资产階级社会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那些资产階級的政党(连德民主党和民主革命党人也包括在内)必然的加紧压迫革命的无产階级，並使压迫的工具即国家机器更加强固有力. 这種事实的经过逼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以反对国家的权力，並使其認定其责任，不是要改善这个国家机器而是要破坏他，毁灭他.

这个问题之如此，並不是由逻辑的演绎得到的而是由实际事变的经过. 1848-1851年法的经验证明是的. 马克思之如何严格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根据到何種程度，我们可以从他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的提出"拿什么来代替必须推倒的国家机器"这问题的事实看出来. 当时的经验还没有供给答复这样问题的根基，这個问题也只在後来1871年向历史才把他提出. 然1852年他根据历史事实的正確观察，他仅之能够

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到此時有"集中一切破坏力量"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務，有破坏国家机器的任務.

此处可以發生一個题：是否可以把馬克思这種结論、观查和理论应用到比1848-1851年三年间法国历史更大的範圍上去？ 为要答復这个问题，我们不把恩格思的一个观查回憶一下，然後回到实际的事实上去.

恩格思在他的著作"18 Брюмера的第三版的序言裡說："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他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较之其他任何各国都要發生更尖锐的战斗；继续变换的政治形式（这些阶级斗争發生的界限和结果与形成的政治形式）在法国也表現得最为特色。法国在中世纪本是封建主义的中心，文艺復兴时代以来，统一的絶对君主国。但是，自从大革命时代起，法国便撲灭了封建主义，创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这个资产阶级的统治，纯粹和特色实为欧洲国家所不可及。同样法国无产阶级反对统治的资产阶级亦为其他各国所未见".

这一个观查已变旧了，因为自从1871年以後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發生了停歇。但是这个停歇，虽

些那樣長久，卻絕对不能說法國在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當中沒有成為階級鬥爭推進到底的模範國之可能。

現在我們試把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先進國的歷史作一個概括的觀察。這樣便可以看出同樣的過程在更大的舞台上進行得更加緩慢，多樣：第一，議會權力不僅在共和國裡（法，美，瑞典）而且在君主國裡如英吉利和在相當的程度內如德，意，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等等發展了；第二，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為奪取政權以及瓜分各種官吏位置而互相鬥爭，但是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卻毫沒變動；第三，"執行權力"以及它的官僚的和軍隊的機器，改善了鞏固了。毫無疑義的，這些便是一般資本主義的國家裡所有的現代進化中之共通點。在1848-1851年內法國以迅速，銳利和集中的形勢表現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有特質的過程。

特別是帝國主義，銀行資本時期偉大的前所未有的壟斷時期，由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進到國家的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他表現出國家機器"之非常鞏固，

农夫和军队机关之空前的增大是与对無產階級之压迫是相關連的，在君主國裡在共和國裡亦是這樣。

世界歷史現時已經走到一个比1852年広大得多的，無產階級革命，一切力量之集中"以"破壞"國家機器，之新階段。

無產階級用什么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对於這个問題巴黎公社已經供給我們很丰富的材料了。

Ⅲ．在1852年馬克思对于这個問題的方式。

梅林加（Mehring）把1852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韋第麥（Weidemeyer）的信摘要地露在"新時代"雜誌上裡面（XXV，2，164）這信裡含有下面可注意的論文。

說到人们对于我……我的一些評論，只要指明在現時社会中有階級和說明各階級间互相争鬥这兩個當是却不是属于我的。在我很久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学家已經解释过这種階級爭鬥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也解释過各階級的經济結構。我所做的新工作是証明下列各项：

1. 階級的存在僅和一定的歷史上的争鬥相関而这種争鬥乃是在生產發展的特性；

2. 階級爭鬥必然要達到無產階級專政；

3. 這个专政不过是消滅一切階級和到沒有階級社会的过程”

在這一段裡面很鮮明显的充分的表现了：1. 他的理論和資產階級最前進的最聪明的思想家的理論主要区别；2. 關于他的國家的理論。有些人常々說馬克思這種理論主要的僅是階級爭鬥。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並且由這个錯誤造成功了許多机会主义都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斷章取义的私很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假冒的馬克思主义階級爭鬥的理論，不是馬克思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計劃造的出来的，普通說来這種理論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僅々承認階級爭鬥的人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还未脫离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政策的拘束。拿階級爭鬥来限制馬克思主义實是繼承了馬克思主义，割斷了馬克思主义使他成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把承認階級爭鬥而擴大承認“無產階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

馬克思主义者和一般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的大

区别就在这裡面。在这个试金石上可以验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了解和承认。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义者（他们是介于马克思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的人们）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都变成可怜的庸俗的下流的瘪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欧洲的历史把这个问题摆在工人的面前是没有什么奇怪的。1918年八月（即本书第一版付排很久以后）出版的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小册子便是小资产阶级割断马克思主义和表面虚伪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完全拒绝他的一個例子（見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莫斯科1918）。现时的机会主义者主要的代表过去曾经做过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完全是在上面所说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之下，因为这个概念的範圍·机会主义把承認階級斗爭的範圍限制于资产阶级関係的範圍之中（在这個範圍以内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在理论上会拒绝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不把承认阶级斗争的一点一直引到最主要的一点，一直引到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時

期，一直引到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消灭他的时期，其实际上这個時期必然是非常猛烈的階級爭鬥時期，所以这个時期的國家必然是新的民主的國家（对无产者和一般贫困者）和新的专政（反对资产阶级）的國家。只有明白了这点的人，才懂和馬克思对于國家的学說的实质为一体。就是明白了：一個階級的专政，通常不僅为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的必須，不僅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無產階級所必須，而且为把资本主义和没有阶级的社会和共產主义引出来的整个的歷史时代所必須的。

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虽然非常繁雜，但其本质只有一个：就是这些國家全是他的专制，也就必然是資產階級专政。

由资本主义到共產主义自然不能不有極丰富而且極複雜的政治形式，但其本质只有一个：

„無產階級专政”！

第三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経驗：

馬克思的分析

1. 巴黎公社社員們的偉大在什么地方？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九个月前，1870年秋天的时候，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的工人們向他們証明了推翻政府的企図，将变為失望的蠢動。但是在1871年三月最後的決战已逼到工人們頭上來使他們不得不出而接受战鬥而暴動已成為事实的那时候虽然当时有種々不利益的朕兆然而馬克思却以極大的热忱来欢迎無產階級革命。事變時馬克思不像一般俗伝們態度他們对于一个未成熟的運動只知可以非难和譴責，他們不像俄国很著名馬克思主义的叛徒樸列哈諾夫ПЛЕХАНОВ在1905年十一月写了一些鼓厉工農奮鬥的文字，但在1905年十二月後，他却又喊出自由的口号《你們不应借助于武装》。

馬克思不僅热烈的讚揚巴黎公社社員們的偉大如他所說的：《一躍震天空》而且這次群衆革命運動　虽然没有達到目的，馬克思却看出他是極重要的歷史上的

經驗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往前推進了一步,是綱之允百條政綱和允百次的討論尤為重要的实際的發展,分析這个經驗從中抽出策略上的教训,重新審定他的理論上的基礎這便是巴黎公社對于馬克思的任務。馬克思對于共產党宣言認為須改進的地方,也便是以巴黎公社的革命的經驗為根據的。

德国新版的共產党宣言之最後的一篇序是由他的兩個作者簽名,時為1872年六月二十四日。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篇序言中說:《共產党宣言中的綱領有几点現在已經过时了》。

他們又說:《巴黎公社明白的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奪取現成的國家機關並運用他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這様一句話是從馬克思的《法國內战》中摘引出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黎公社中一个基本的教训看得如此重要竟把他特别介绍出来作為"共產党宣言"的一个極重要的改正。

最顯著的特徵很明顯的曾被機會主義者所曲解了凡是"共產黨宣言"的讀者即是沒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百分之九十不明瞭這個改正的意義。我們以後還將用一章对于這種曲解更詳細的多說一些。

機會主義者对于馬克思著名的論調之平庸說法的"解釋"根據這種解釋的說法以馬克思在此地特別的指明逐漸發展的觀念和突然攫取政權相反等等。

事實上正和這種解釋立于反對的地位他說馬克思說的是工人階級應當破壞和打碎這個可以利用現成的國家機關而不是僅限於佔有這個機關。

1817年四月十二日即还是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寫信給庫格曼 Кугельман 一封信中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白露邁(白露邁是法國革命的新曆二月又名霧月白露邁，十八日拿破侖

政變自為第一任總督取消撤行委員會——譯作附）的末路一章可以見我說的法國革命的最要的企圖便是：不是把官僚的軍事機關從一部分人的手換到那一部分人的手——像直到現在這个樣子——而是把他打碎。這是歐洲大陸上無論那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条件。也正是我們偉大的巴黎公社同志們的企圖。

"打碎官僚的和軍事的機關"這几个字已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对于國家問題的重要教訓很簡明的表白出來，也正是這个教訓不僅被流行的考茨基派把馬克思的主義的"注解"所忘却了，並且完全被他改了。

至于馬克思提到"霧月十八日"的話，我們已經把他在上面完全摘錄出來。

摘錄的引子有兩点是我們特別要提出的：

第一，他的結論只限于歐洲大陸。這当然是在1871年的時候，那時正是英國还在純粹的資本主义國家模型中，他尚未具備有帝國主義的表現，在

相当的意义上还没有官僚主义。

因此，馬克思便把英國除外，就是因為在当時英國的革命甚至於人民的革命似乎能够不破坏"現成的國家机關"这个先决条件也有实现的可能。

現在為1917年第一次革命帝國主义大战的時代，馬克思所说的這種例外到现在已成為不正確的了。最大的和最後的没有軍國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格罗撒克遜"自由"的代表，英國和美國到现在已完全捲在普遍的軍事和官僚制度的污穢血泊之中去了，一切都附属于美國"任何民众的革命"他的先决条件便是贱他们一切都在他们附属压迫之下。現在之美國和英國"任何民众的革命"他的先决条件便是破坏和打碎这个現成的國家机器（从1914年到1917年之間这些國家已经依着欧洲帝國主义的原則完成了）。

第二，関于馬克思極其重要的说法而值得

特别注意的，就是他所说的破坏和军事和官僚的國家機關是"任何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民众的"革命在馬克思理论家嘴里说出来，好像有些奇怪，俄國樸列汉诺夫以来派以及斯杜罗夫Cmpyle的信徒，他们都想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以为这樣解说是一種语病。

他们曾经把馬克思主义变为懦弱的自由派牵强附会：他们以为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無产阶级革命"相反的两種观念而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並且就是这種相反的观念在他们脑中所了解的也完全是个死东西。

如果我们把廿世纪的革命拿来做個例子，当然我们要承认葡萄牙和土耳其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两个革命都不是民众的，因为最大多数的民众在这两个革命中都没有積極参加以及独立的提出他们政治的和经济的需求。反之1905年到1907年的俄國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他没有得着葡萄牙和土耳其革命时

的"光明灿烂的"结果，但是毫无疑义的，他是真正的民众革命因为最大多数的人民，下层的民众从压迫和剥削之下他们站了起来在一切革命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的努力图是在他们自己的路线上，建设一个新的秩序用以代替旧的和已破坏的秩序。

1871年在欧洲大陆上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尚未成为民众的大多数可使民众的革命——实际是把大多数民众卷入革命的潮流中——档会含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这两个阶级组成了民众，这两个阶级在"军事和国家的机器"下但他们受制他们和剥削他们的环境之下他们便联合一致。打碎这个机器，破坏这个机器，这是大多数民众，工人和一般大多数农民的真正需求，这是贫农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联合德谟克拉西是不会坚固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不会成功的。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虽然因为许多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的原因，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

是他確是向着這联合方向走的.

說到真正的民众革命馬克思絲毫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的特殊(他時常說到他们)他很小心的注意1871年的時候在欧洲大陸上的大多国家中各階級力量的関係.

另一方面,他又证明工人和農民都一樣的需要求打碎国家机器,一樣的联合起来以消滅"寄生物"並代以一个新組織. 但是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打碎了的国家机器?

对于这个问题馬克思在1847年"共產黨宣言"中,还只會给了一个抽象的解答;也可以說他是只曾指出这个问题而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

以《無產階級組織成为統治階級》和德謨克拉西的勝利》以代替国家机器,这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回答.

这个《無產階級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具体形势怎樣,並且用什么方式这个組織能够整个

的和有方法的与《德謨克拉西之勝得》相關和呢？对于这个问题馬克思为避免堕入烏托邦起見他直等到一个羣众運动的經驗以才給与回答。

巴黎公社的經驗虽然如此的弱小然而，馬克思在他的"法國內战"的著作中都把他分析得异常精细。現在讓我们把这本著作中的几段介绍出来：

《在十九世紀國家权力的集中已逐渐发展（國家权力的集中发端于中世紀）於各方面：如常備軍，警查，官僚，教師和審判官》因資本家和劳动者中间階級內斗的发展《於是國家是压迫劳动者的公共组織的性质也就一天一天的明白表出，这是就说國家是階級统治的机关，階級争鬥每一次革命後得有显然的进步于是國家权力为显然压迫的性质也就逐渐更为明显了》。在1848—9年的革命以後國家遂成为"資本家反对劳动者戰爭中的一全國的武器》第二皇朝都把國家的这種性质益發使之澎晟國

了.

《巴黎公社刚刚是与皇帝对抗的極端,巴黎公社是共和国的一種特别形勢.他不僅要取消了階級統治的帝制的形势,並要取消了这个階級統治的自身》。

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國的特别形勢是什么樣子呢? 巴黎公社着手創造的是那一種的國家呢?

《巴黎公社第一次發展的法令便是取消常備軍而代以"人民的武装"。这个要求在现在不論那個自命为社会主义政綱的政綱中都訂有这一条。但是这臨時政綱的價值对于那些社会革命党和少數派是等于零的,因为他們恰恰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拒绝了实施这个政綱的要求!

《巴黎公社的社员是用普選制从巴黎巴黎各區所選出来的城市代表,他们是当負责的,並隨时可以撤销他们代表資格的,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工人或是被工人階級所承認的代表……………》

《…………警查從来是國家的一個工具，而現在立刻就把他的一切原来的政治性質·都革除了而变为對公社負责的和隨時可以換更的机関………》

《对於行政机関各部的官吏也是應用這種方法從公社起下至最低下的工人凡在其公机関服務的人員都給以和普通工人同等的工資，最高官吏的特权和代表特权的特权法律現在都和官吏本身的特权歸於尽——既把舊政府物質上的武器常備軍和警查消滅以後，公社便又毫不怀疑的即將他的注意轉向到打破精神上压迫的武器即教士的权力…………審判官的职权，虛偽的独立打破了他們一如其他人民的服役也一樣也應是選舉出来对人民負责並且人民隨時有將撤消的权……》

因此，巴黎公社对於打破了的國家机器好像只代替以更完善的德謨克拉西：

如取消了常備軍，把官吏变为選舉的和可以撤革的國家的代理人而已，但在是事实上已經做到一種驚人的工作，即把好些机関用基本上根本不同的机関代替了。

这便是"由數量的到質量的变化"要完全实現理想上的充分和鞏固的德謨克拉西，这種德謨克拉西便是資產階級的变为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國家則由一階級压迫另一階級的意义变为一種不是真正國家的形式。

压制資產階級和制服他的反抗是必要的，对于巴黎公社尤其是必需的；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十分的堅决的来做这件事。

但是压迫机関在公社裡是在人民大多數的手中，而不是為少數所佔有，如在奴隸農奴和工資勞動制度下所佔有的情形。既然到了民众的多數起来去压迫他們自己的

压迫者的時候，那么这種压迫的"特殊力量"便再没有需要了。

在这種意义上國家便開始衰亡了。代替有特权的少數人的特殊机關（特权的官吏和常備軍的將領），多數人民便能自己直接的来執行一切職权；國家一切行政的職权愈在多數人的手裡的成分愈多，則國家权力需要愈少了。

関于巴黎公社所採取的方法而經马克思所加重說明的，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公僕的取消代表的特权，和官吏的特別薪俸；以及把國家一切服務人員的薪俸都減低到"工人工資"的水平綫。此地破坏的性質比任何別处都表現的明顯——就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到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從压迫者一个階級統治的"特殊勢力"到民众大多數人民——工人和農民的整个勢力，用以压迫

压迫者。但是正是马克思学说对于国家问题这个最重要的或者竟是最不可辩驳的一点，而最被人又忘记了。 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注解完全没有提及这一点。对于这一点之缄默成为习惯了。完全像是当教成为国家的时候，便忘记了"获胜"的"奥义"，而代有革命德谟克拉西精神的基督教一样。

减低国家官吏的待遇似乎是真纯的原始的德谟克拉西"简单的"要求。新式投机派的"创造者"之一柏恩斯坦 Ed. Bernstein（他以前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之员）他曾经不止一次的尽其才能用资产阶级嘲笑的口吻，重复的反对"原始的"德谟克拉西。

他和其他一切投机派以及现在德国的考茨基派一样，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那有多少回转到"原始的"德谟克拉西的成分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能

用什么别種方法把國家各種職权特移到大多数民众的和多数個民众的手裡去?

其次,他没有看見在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文化的基礎上面的"原始的德謨克拉西"和古代或資本主义以前的原始德謨克拉西不是一件東西.

資本主义的文化已經創造了大生产制度,建设了鉄路工廠郵政電話等等大規模的形式.

在這個基礎上面舊式國家大多数職权已極其简單化了,在实际上面,這種職权已降低到很簡單的手續,如登记,填写,和对照嗎等是.

因此,每個識字的人都可以做得到而這種工作也只消付以"普通工人的工資"就可以進行了.這樣則一切官吏机關都消失了特权和等级了.

对于一切官吏之保量的应用選举制和

任何时之撤消权，待遇官吏与普通工人的工資一樣的薪俸———这是很簡單明显的德謨克拉西的办法，这正合工人及大数農民的利益相合；同时便他也便是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 桥梁。

關于国家方面所採取的这些办法是純粹社会上的政治的改造；但是这種办法的完全的意义，必須在实行或準備„沒收財產”时候，即資本家私有財產之生產方法之国有时候，通能表現他的重要。

《巴黎公社实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的„廉価的政府”的口号，因为单除了国家的兩筆大費用 ——— 軍隊和官吏——（馬克思的話）

在農民中也和在其他的小資產階級中一樣，僅々只有很少数的人„爬到上面來”他们在資產階級的意志之下而躋進社会，这就是說他们或者或为階級的人物

和投机派所忘却的馬克思说话之一.現時内閣々員和议員,職業家兄面的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階級的叛徒都把一切对议会主义的批评诿之於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他们都站在很巧妙的立場上面宣言一切对议会主义的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

在進步的实行社议会主义的國家中无产階級因厭惡这種"议会主义者"如謝德尔曼 Шейдеман,大维 Давид,列经 Легин,山巴 Самба,列诺德 Ренодель — 杏德孫 Хендерсон — 萬德尔喂特 Вандервельд,史道寧 Стаунинг,白兰 Брантинг,畢梭拉蒂 Биссолати 和他们的同僚而逐渐表同情於无政府主义的工團主义;虽然工團主义也是投机主义的兄弟,这種现象实在絲毫不足奇怪.

但是,革命的辯证法在馬克思都從来不像樸拉向诺夫,考茨基和其他等等所造出

或可獲得有特权官吏的位置。

在有農民階級的各個國家中(大多数資本主义国家是有農民階级的)大多数農民是受政府的压迫，他们希望推翻政府希望有"廉價的政府"。無產階級能实現这个工程而在實現的過程中，無產階級並向前進了一步，即走向國家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3. 议会主义之廢除

馬克思說：《巴黎公社不是一個议会的團集，而是工作合作的團集，立法和执行都包含在內。为代替每三年或六年選擇一次(統治階級中哪些分子到议会裡去代表民众和压迫民众)公社訂出的普選制已需用的职员如同個人選擇权对于一切工業家能夠自由找尋工人，工頭和会计一樣。

在1871年这種对议会主义的非常的批評，也是被流行的社会主义的爱国派

来的時髦的華辭和廢話一樣.

馬克思能夠毫不憐惜的与無政府主义者決裂，因為無政府主义者甚至在完全不是革命的情形之下，都不会利用資產階級的议会主义的"猪圈"。但是，同時，馬克思对于议会主义也曾給以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批評。

隔几年決定一次統治階級裡一些分子經过议会来欺壓和压迫人民——这便是資產階級议会主义的本質，不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憲國家是这樣，即在最德謨克拉西的國家中也是这樣。

但是，如果我们提出國家的问題，如果我们把议会主义看作是國家的一個組織，那么，從無產階級对于这一部國家机關的觀点上说怎樣找得议会主义的出路？怎樣能够不要议会主义？

我们应当重複的声明：馬克思根据研究巴黎公社所得的教训被人们忘却

了，甚至於現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的叛徒）除了知道无政府主义或反劫派对议会主义的批评而外，他们对於馬克思主义的批评則完全不能了解。

当然，对於议会主义的出路，我们的方法並不是取消代表的組織和選舉权，而是把"谈话室"的代表組織，变为实际工作的团体："巴黎公社不是一个议会的組織而是一切工作的机関，立法和执行是在一起並且是同時的"。

"不是议会的而是工作的組織"——這是明显得很的话，而現在的议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小狗们"都絲毫不懂！任拿一個实行议会主义制的国家做個例子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等等之國家他们的"政府大事"是在後台裡执行的，议会裡僅是只空谈，则的副於欺骗"普通人民"的而各机関，法官和部員们在

执行的，议会裡僅々是此空談，目的是在於愚弄普通人民为其特别目的。

这在俄罗斯共和国也是如此，在我们資產階級共和國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中虽說一個真正的议会都還沒有，但是议会主义的真正趋向已經明白宣示於民众了。这些英雄们如斯可白賴夫 Скобелев，策雷太利 Церетели，朱可罗夫 Чернов和阿夫克遜蒂夫 Авксентьев等，甚至于腐化蘇維埃，使蘇維埃成最腐敗的資產階級的议会主义的方式，把蘇維埃變成了話說室。

这班有权力的和尊贵的"社会主义者的"閣員部長们，在蘇維埃裡面用語言和決议案来愚弄信任他们的農民。在政府裡一種四对式的quadrille跳舞是不斷的進行，一方面就是想尽其能事来多拉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人到这"馬胡同"裡面来佔着大多数和最高在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可以"轉移"人

統治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机關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最近在一篇論說中承認了閒好社会中人，並且墮落成为政治的賣淫，而仍坦白的承認就是„社会主义者"（恕我用這名詞的失礼！）的内閣各部中，所有官吏的工具，仍還是依舊存在着，他们同前一樣的工作，並且毫無顧忌的来阻撓每個革命的企圖。

其实，即使我们不得到他们这種承認，难道社会革命党人和少数派参加政府的实际歷史就不能证明這点了么？

这不过证明了当時在内閣中和共連特合作的Cадеты，蘇尔洛夫Черновь，罗桑洛夫Фусовь，孫心洛夫Вензиновь以及《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编輯部的諸位先生们把羞耻完全都喪失了，所以他们就毫不害羞的就好像宣布一件瑣屑小事似的

来宣布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万事如旧，用革命民主的话来欺骗乡民，用官吏的装饰而为资本家谋利益——你们在这里就可见到现在《真有盛誉的》联合内阁的神髓。

为要代替买卖式的和腐败似的资本社会的议会主义，巴黎巴公社便採用了些新的制度，在这種新的制度中，思想言论等自由就不只是一句欺人的谎话了。因为代表们必须自己作工，必须自己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必须自己在行动实际中来证实他们的结果，必须自己直接对选举者负责。

代表制仍然存在，但议会主义之為一種特别组织，为立法和执行的分工组织，以及为代议士建设一種特权的位置等等，现在却通通没有了。

没有代表制，我们不能想像有德谟

克拉西的存在，甚至於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但是，如果我们对於資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不算是空言，如果推倒資本家的政权是我们的重大的而且真实的目的．

而不是为骗得工人们投票的《選舉口号》如同少数派，社会革命党人谢得曼 Шейдеман，李谨斯 Легиен，桑巴斯 Самба 和萬得威尔斯 Вандервельд 等等之流為那末，不要議会主义，我们也能夠而且应該實現德謨克拉西．

在巴黎公社和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中官吏的职務仍是需要的．我们若注意这個问题，就能得到很大的教训．馬克思拿这些官吏和《其他雇主》的工人们相比就是說和其普遍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工頭和簿記等相比．馬克思绝没有烏托邦思想的痕跡，他绝對没有要發明或想像一个《新》社会的意見——他

社的绝路，這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直接的和必要的事業。

資本主义把"國家的"行政任務簡單化了。因此，已給我們以推翻專制的工具而急轉直下的達到無產階級的組織(統治階級)用全社會的名义来僱傭"勞動者及事務員"的可能。我們不是烏托邦者。我們不任意夢想最好的如何快的就廢棄一切的管理和一切的附屬品：這是那些对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缺了解的無政府主义者的夢想。他們對於馬克思主义的要點全然是門外漢，事实上他們把社会革命延期下去，"一直到人類的本質改變以後"——我們不是這樣，我們要在現在的人類本質之下從事於社会革命：人類本質沒有服從，沒有管理，沒有管理人和事務員，一切事体都不能進行。

但是，对於被掠奪階級及勞動階

把新社会自旧社会产生来,出以及前者变为後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個科学的歷史的自然發展过程来研究——。他竭力从無產階級实际羣众運动的实际经验中抽出实际的教训.

《他從巴黎公社所"学"得的经驗—如同所有的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樣,並不因学習被、学習被压迫階級羣大運动的經驗而有所恐怖,他从来不向他们講过这物酸腐的"训語"(如樸列甫诺夫所说"他们不应该靠武装"又如麥鋭夫利斯!(Чичерин... emuemebekuŭ所说"一個階級必須知道自己節制自己"》.

認为立刻的到処就完全取消了官吏主义毫無疑问,这是烏托邦,但是壹牵而把舊國家的行政任務打破,立刻創設一個新的组織,使我们有漸次廢除官吏制度的可能——这不是烏托邦,这是巴黎公

級的武裝前衛——無產階級——是必須做到的。

國家官吏的特別的"指揮"方法可能而且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立刻用管理員和事務員的簡單職務來代替他——這些職務已經是一個普通市民的能力所能勝任的，並且有了和工人的工資相等的薪金，就可以很好執行的。

我們依靠資本主義所已組織的生產而組織大規模的生產，我們勞動者自身依靠我們勞動者的經驗，必須建設一個堅固不拔的鐵的紀律而用武裝勞動者的政權來支持他；我們必須把國家官吏的職務減輕到只為我們執行訓令；他們必須負責，可以革職，"管理員和事務員"（自然技術的幫助有各種不同的程度）的薪金須有節制的。這是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當我們把無產階級革命完成

之後，我們是可以並且必須開始從事這些工作。

這種以大規模生產為基礎的開始工作將使現有的官吏主义逐渐消滅而渐渐的創造一個新制度：消滅工錢奴隸的新制度，在這種制度中監督和登記等職務不斷的簡單化，將來，可允許這些執行職務的人們輪流去执行，最後，等這種工作成了習慣，特別階級的特别職務也就没有了。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個聰明的德國社会民主党人称郵局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的模型。這是很对的。現在的郵局是在國家資本主义壟斷下組織成的一个企業。

帝國主义渐渐正在把所有的托拉斯变為同一形式的組織。在那些工作过重的而例受饑的，普通”工人們的上面，

同樣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還是存在。但是社会的管理組織，現在已经是有了，我们必须打倒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鐵手打碎这些剝削者的抵抗，摧破近代國家官僚的機器——並且現在已經有了一個脫去"寄生虫"的、技術裝備極高的機関擺在我们的面前。把工人们團結起来，僱用他们的自己的技術顧问、監督和事務員，並且付給每一個，"國家"官吏以普通工人的工資，就可以很好的運用这架機器。对於所有托拉斯，这也是就为解除工人剝削的一个即刻可以实现的和具体的任務，並且是由巴黎公社已给与我们的经驗（特别是関于政府改造工作的经驗得来的）。照郵局的制度去組織我们整個的经济生活，而所有技術专门家，監督和事務員和所有的負責人们所得的薪金实际上不

得超过于一個工人的工資，並且全在武装的無產階級監視之下——这是我们的直接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國家和經濟基礎。就是破坏议会政治保留代表制度所產生的東西。这就是从資產階級的賣淫制度之下来解放勞働階級的任務。

全. 國民統一的組織.

《在巴黎公社的國民組織的雛形上(这些组織，公社没有时间使之發展起来)十分明显的：

指出公社应该成为村落，甚至于極小村落的政治形式。而这便是这些公社应该会選出巴黎的全國"國民代表團"》。

仍留为中央政府所保留下的少数但很重要的職務不应廢除(以为应廢除的，实是有意的欺骗之談)，但是可以代替以公社的指派人——很负责的指派人。

《国民统一不应破裂，反之，应用公社的制度，组织起来，使国民的统一真正实现于破坏中央政权之下(这種政权冒充这个统一之国体，实际是離国民而独立，且超出国民的一個寄生的贅病)》。

《同時：当把舊政府权力的純粹壓迫机関截断的时候把要求超越社会的立法职权奪取过来交给社会負責的公僕们》。

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投机主义者对於馬克思的话不了解——或者更正確的说不願意了解——到什么程度最好是用叛徒柏斯坦丁Бернштейн所著的"社会主义的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綱"書来说明。这本書和海罗斯把利托斯Геростратовский著作一樣的著名或卑鄙。

對於馬克思上述的話，柏恩斯坦說：“這個政綱在政治的內容趨向的要點上看來很類似普魯東的聯邦主義…………不管《小資產階級》普魯東（柏恩斯坦把《小資產性》括以引號以示諷刺）和馬克思的不同之點有多少，而在這點上他們兩個的看法幾乎是同樣的”。柏恩斯坦接着又說，当然自治都市的重要是正在增長，但是，“我們看起來很懷疑：德謨克拉西的第一任務是將近世國家的形式照這樣子把他融解了，如馬克思和普魯東所想像的國家的組織就完全這樣改变了，就是說由共和區的會議會代表組織國民會議，而共和區的議會亦由公社的代表，這樣便能把國代表制的方法完全消滅了。

這樣，把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的觀點和普魯東的聯邦主義攪混

起来，真是奇怪的很。

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投机主义者向来没有想到馬克思不是要说联邦主义反对集权主义而是要说破坏在现有資產階級国家裡存在的資本家的政府机器。

投机主义者想到的不外《市政公司》，不外乎瞧見了在他们周圍的那些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改良主义”的臭裡，至於無階產階級的革命，机会主义者简直不会想像。这当然是，然而奇怪得很：

關於柏恩斯坦这一点的並未有人反对。很多駁斥柏恩斯坦的人中，在俄国方面的樸列汉諾夫和西歐方面的都有留意到柏恩斯坦对于馬克思的曲解。

机会主义者已忘却了怎樣的在革命方面去着想和对於革命的着想应当怎樣而把„联邦主义”誣詆馬克思並且

把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的开山祖普鲁东混同起来；虽然，他们也自称为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拥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训。但考茨基和樸列汉诺夫对於这一点们总是一声不响的。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对於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同之点之可怜的理论！ 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上面所引的马克思对於巴黎公社经验的讨论，並没有联邦主义的痕跡。——马克思真正同意於普鲁东之点却为机会主义者柏恩斯坦完全遗漏了。而柏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和普鲁东相同之点正是马克思的最致命的地方。马克思和普鲁东之相同之处在於他们都主张"破坏"现時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普鲁东和巴枯甯都在内）这種相同的地方投机主义者和考茨基

都不願意去看，这就是因为投机主义者和無政府主义者蒲魯东主义者是与馬克思主义背道而馳的。

馬克思主义在联邦主义（並沒有說到無產階級專政）一点上和蒲魯东與巴枯寧都有區别，联邦主义在原则上是無政府主义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之直接的產物。馬克思是一個中央集权主义者；在上边所摘引他的理論，並未離開中央集权的立場，只有那些充滿了資產階級对於國家"迷信"的人们才能把資產階級國家的破坏誤認为中央集权的破坏。

但是，假使無產階級和貧農把國家的权力握在他们自己手裡，他们把自己組織在公社之内，將所有公社的行动联絡一致以便給資本一個打擊以便压服資本家的反抗，以便把鉄

路，工廠，土地及其他私有財產等完全交給與國民，即社会全体；难道这不是中央集权么？这不是最確实的民主的中央集权么？这不是无產階级中央集权之已存么？这不過僅因柏恩斯坦不能想到有自動的中央集权之可能，由一切自动结合的公社而組織一國家的可能和无產階级公社的自动從事於破坏資本家的政权和資產階级政府机关的可能。

柏恩斯坦和已有的商人一樣只能想像一種由上而下的只有官僚主义和軍國主义才能维持的中央集权主义。

馬克思好像預知他的思想有被曲解的可能一樣而特意加重说：非难公社，以为公社要破坏國民的统一和取消中央集权，就是故意的奸詐。他特意用《組織國民的统一》一句話，以覺悟的民主的无產階级的中央集权主义来反

对那資本家的，軍阀的，官僚的中央集权主义。没有人比不願意听的人更聾些！近代社会民主党的投机主义者却無論如何不願说国家的破坏和寄生虫的消滅。

5. 寄生虫的國家之破坏。

関于这個问题我们已经引用过馬克思的话了。现在把他更充实起来：

馬克思说：《在普通歷史上的新劇設，很常被人指为抄襲舊的，甚至於消滅了的社会生活中的其他的形式因为有些少相似之点。因此破坏近世國家的公社就被人看做中世纪公社的復活。——小國家的联邦（如孟德斯鳩等的夢想）或被看做古代反对过度的中央集权爭鬥的誇张的形式。………………………………公社的憲法要把一切被寄生在社会上的妨害社会上的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即时被的《國家》）所併吞的勢力仍舊还给社会，这个

行動可以促進法國革新的進展……公社的憲法要把鄉村中的生產者引到各區主要城市中的聰明領袖之下，並且由城市勞働者中間得到代表他們的利益的自然保衛者。由公社的進程來看，他的存在當然包含有地方自治权；但是這裡已經不是用來監督中央政权了，因為這樣的中央政权已經取消……》。

《中央政权的破壞》，這種國家《寄生的贅瘤》，國家的《絕滅》國家的《截斷》以及國家《破壞》；《國家权力現在已不需要了》。這些都是馬克思當檢查和分析公社經驗時關於國家所用的話。

所有這些話，都是半世紀以前所寫的；現在人們應該把他掘出來以便把真實的馬克思主义介紹成為羣众的智識。當馬克思在的時候他從這次大革命的觀察中所抽出的結論已經在現時無產階

级大革命時代被人們忘卻了!

《對於巴黎公社的種々解釋以及從這些解釋中可以看出他們多數的旨趣他們說明了公社是一個伸縮自如的政治形式,同時,一切舊來的政府形式在他的本質上都是壓迫制的.這就是他的真正的秘訣:這是勞動階級的政治組織的要素,是生產者反對佔有階級的結果;這是最後發見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勢之下勞動階級才能得到他們本身的經濟解放……》

《沒有這個最後的條件公社的憲法是不可能的並且是幻想》.

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正忙著去,,發現"一個政治形式,在這種政府形式之下社會主義的社會便是可以出現.

無政府主義者迴避任何政治形式問題.近代社會民主黨的投機主義者採用了資本家的議會主義之德謨……拉西的

政治形式而認為不可越过的界限；他们竟破了他们的额头在这個偶像之前祈禱着並且把每一個破坏这種政治形式的企圖都斥為無政府主义.

馬克思從社会主义和政治斗爭的全部歷史中斷定國家必然会消滅的，國家消滅之後過渡時期的形式（自政治的國家没有國家）就是無產階级成為統治階级"。

但馬克思並沒有去從事"發現"一個未來時期的政治形式. 他对於法國歷史有精確的观查和分析，他从1851年起得的分析和结論就是：

現在的發展是向着資產階级國家机器的破坏的路上走.

当無產階级的民权運動時，虽然这個運動是失败的是短命的和彰明顯著是虚弱的而馬克思却開始去研究这種運

動表示些什么政形式。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最后》找得的形式，在这種形式之下可以進行劳动者的经济解放。

公社是無產階级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第一次的企图，並且成立了《最後》找得的政治形式，这種形式可以並且必須用来代替已崩坏的机器。

往下我们可以看到俄國的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在各種不同的環境和情形之下僅々是继續公社的工作並且証实了馬克思对于歷史的分析。

第四章；恩格斯補充的說明.

在公社的意义上馬克斯曾給我们一些原則恩格斯又再三的論証來補足馬克斯的結論和分析有时剖了问題的其他方面并且是如此明顯如此有力使我们不能不對于這些剖明奉勸注意的

1—— 居住问題

在他的居住问題中恩格斯根據公社的經驗再三的伸說革命于國家的关係，這是很有興趣的去看他種具体的问題表示的明々白々的一方面去無產階級的特徵与現代國家的特徵有些相似的地方這些地方給我们一個從各方面—說及國家的根據而他方面又有不同的地方并指出了國家破坏的过程

怎樣才能解决居住问題呢？在現在社会中這问題完全与其他任何社会问題一樣；要依着需要和供給的經濟漸々平等而解决這種解决问題的方法自身常々創造新问題就是說并沒有給我们解决社会革命將怎樣解决這個问題這些不僅要看時急和空间的情形這是与那些更深遠的问題相关有

天的其中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废止那城市与农村间的差别 我们对于将来社会的构成既然没有乌托邦的空想就用不着在这一点上浪费时间了有一件事是确实了无疑的就是现时在大的城市中有颇多的动产可以满足一切实在的需要但必须人们应用得合理这个办法自然能够实现但必须把现在房主攫走将屋子让那些没有房子住的或住在房客过多的屋子的劳动者搬迁进去一当无产阶级一得着政权时这种以社会利益为基础的办法与现在的国家一切的剥夺和管理一样容易"

这种不是观察国家形体的变迁而只是观察其的活动的性质，没收和占领房子在现代的国家曾经由命令做过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在形式上的是也也下令没收和占领那些房屋和建筑 但是旧的执行机关就是说那与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官僚主义去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是，全然用不着了。

"我们必要说明劳动的民众夺取一切劳动工具及一切生产机关与蒲鲁东式的"赔赎"正相反的依照"

魯東的制度每個工人都要為他的房子方丈的土地以及他的工具的主人；但在別一制度却是勞働的民众整個的要為房屋製造廠和勞働工具共同所有者。這些房屋這些工廠等等——的使用至少在過渡時代絕不能給予個人或私人的團体而不徵收租金。同樣取消土地私有制不決定就要取消地貸而是在不同的形式上將地租屬諸國家罷了。勞働群眾在實際上佔領了一切勞働工具和其實機而借用或賃用[illegible]的保存並未廢除、

我們在下章將討論這裡所提出的問題就是《廢棄》的經過的理由恩格斯自己表示很慎重的說無產階級的國家"至少在過渡時期"絕不能分配房屋不收租金，租賃房屋——(全國之民的所有物)為某家或某家謂以一定的租金固須徵收租金同時也有一定的管理和用何種一定的標準來處理房屋的分配。所有這些都要求某種一定的國家形式可是這卻不需要一種佔優勢的官吏的軍事和官僚的特殊機關所以房租免費那個地步的達到就要看國家完全

"凋落"前否而决定了。

巴黎公社革命後得着教訓而接受馬克斯主义一般的原则的伯朗基主义者，恩格斯约略的把這些原则説出就有如下面那樣的一個方式：在階级消滅和國家消滅的过程中無產階级的政治行動及無產階级專政是必要的。而或有些專好吹毛求疵的文人和一些資產階级"馬克思主义的剿滅者"覺得在我们Anti-Dühring的引証中這個國家滅消的論述的否認無政府主义者的定式起了矛盾。

我们一点也不奇怪的看見那些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也安排在"無政府党"的行列中；在我们的時代中這是最普通的社会主义者詆毁無政府主义的國際主义者的一種普通的慣技。至於階级消滅時國家也就消滅了，這始终為馬克思主义的教訓。Anti-Dühring对於國家的"衰亡"的有名的一段話并不攻擊無政府主义者願意國家的凋落，而是攻擊他，他們認為國家的"凋落""于二十四小時内"可以實現。

既然"社会民主党"的學説，在國家消滅的問題上完全把馬克思主义和無政府主义的关係弄錯了，那

末再把馬克思恩格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特殊論戰重提一下也是特别有利益的

II —— 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論戰

這個論戰在1873年就開始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評論中曾登載一些論文反对蒲魯東主义的自治派 Автономисты 或為非权派 Антиавторитаристы 而且僅々在1913年這些論文才有德文譯稿出現於新時代"New Zeit"

馬克思譏諷无政府主义者否認政治的行動說:假使工人階級的政治斗爭採用一個革命的形式,假使勞働者建立他們的革命的无產階級專政以替代資產階級的專政,那末他們就要犯着一個反对原則的怕罪惡了;因為他們為要滿足那些可憐的自然的日常需要和撲滅資產階級的反力起見而给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过渡的形式去替代解除武裝消滅國家;

看這明々是馬克思在反对无政派的論戰中所極力反对的國家的"廢除"!馬克思並不反对階級消滅、國家消滅或~~國家廢止~~國家廢止的理論而只是反对不使工人

們用他的武裝組織他的勢力即是說不使工人們運用國家來"撲滅資產階級之反抗"的提議

馬克思特别的指出那革命的和暫時的國家形式对于無產階级是必要的以免人們把他对于無政府主义争鬥的正真意义加以偽考改無產階级需要國家只是短時期的我們完全没有反对無政府主义者以減消國家為最後的目的。但是我們肯定的說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暫時使用國家的手段和武器去反対剝削者;同樣,要消滅階級也必須建立被压迫阶级暫時的專政馬克思選擇了一種最銳利最清晰的說法而作出反对無政府者的立场:則從資產階级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的工人們就應該解除武裝嗎!或[是]抑倒轉武装來反对資產階級并撲滅他的反抗呢?好,假使一個阶级有組織的來使用他的武裝去反对别一階級不是"过渡的國家形式"是什么呢?

每個社会民主党人都要自己向向自己这是不是你們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中當考究國家问題的時候曾否倣提出所採用的方法?這是不是第二國際的大多數社

会民主党公開的所應用的方法？

恩格斯将這同樣的意思發揮的更加詳尽更加通俗，首先他深刻的指出蒲魯東派混乱思想，蒲魯東自称是"非权力主义者"，這就是說他們是一切威权一切附庸以及一切势力的敵人，恩格斯說，拿一個工厰一条鐵路一隻海船來說，這是很明顯的，没有某種的附屬或没有相當的威权和势力，把那些能不能任何一個建築在机器的應用和大批人員的共同合作上的複雜技術事業運用起來？

恩格斯說，設使我用這論據來反对那些極夹走的非权力主义者，他們只用以下的答詞來辯護："呵！這些是对的，但這不是說我們給代表以某種权力，而是說我們換代表以某種委任"，這些人以为變更名詞即可変換事物的本身，因此這些玄妙的思想家真的把世间人都識蔑殆尽了。

這樣的證明了〔权力和自治的名称是相对的，他的應用的範圍是要依照社会發展的段落而定，而且最蠢不过的是把他看为一個绝对的名称〕，此後，恩格斯除補充了那机器應用的發理和和大工業生產的扩大外，就評

到权力一般的討論道理以及國家问題

假使自主派僅々説將来的社会组織僅能容許权力在生產條件所劃予之範圍中存在那末我们或者可与他们同意的；但他们对于一切使权力必不可缺的事实都盲着眼不見而却在字眼上争論不休

为什么那些非权力主义者不单々的要反对政治的威权和國家呢！那國家与國家相隨的政治权力都要隨着將来的社会革命而消滅所有的社会党人在這一点上是同意的；這就是説公共的机关將失去他的政治的性質而变为一些監督社会利益的行政机关，但是非权力主义者要政治的國家於一煞间滅消；甚至要他消滅于創造他的社会條件尚未消滅之前他们要求社会革命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滅消威权

這些先生们也曾經見过革命嗎？

毫無疑義的革命是有威权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民衆用刀槍大炮——就是説最有威权的東西的帮助去強迫他一部份履行他们的意志的得勝的党用他的武装来引動反動派的畏懼心以維持他的权力，假使巴黎公社不用人民武装的权力来对資產階级他能够維持二

到一回以上嗎！以嚇人的字眼來講我们不能够責備他没有一分一毫使用他的权力來講

因此无政府派不是不知道他们自己所說的是什么话而是明明知道，就是他们还知道他们自己所說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無論怎樣他们都是为反動派所利用的。

在這一段所討論的問題將在下一章我们講国家消亡时政治和經濟的科学的关係时才去加以研究

這就是變更公共机关和现在的政治机关为簡單行政机关的問題。這就是"政治的國家"的問題。後面這個名詞是容易惹起誤会的，他能喚起國家消滅过程的回憶；到了某個時候國家行將消亡就要变为非政治的國家了。

在節錄恩格斯的一段中最出人頭地的就是他提出反对無政府派的問題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他们自以为是恩格斯的繼承者，1873年以來曾与无政府派爭論不下幾百萬次，但是一個馬克斯主义者所能以及且必須做的爭論他们並沒有做過。

國家消滅的觀念在無政府主义的腦子中是糊塗的，並且是非革命的。這就是恩格斯的說法。無政府派

正是不願看那革命的產生和發展以及他对于暴力威权勢力和國家等々特殊问題的关係.

無政府主义的批評在近代的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可以歸納在下面這個中產階級的口頭禅中;"我们是國家的信徒而無政府主义者例否!"自然這樣的一個口頭禅是不可免的要被任何有思索和革命的工人厭惡的.

恩格斯另外有一種說法;他使人認識所有的社会党人都把國家的消滅看作社会革命的結果,隨後提出革命的具体问題這個问題正是現now的社会民主党人平時放在一边的簡直把這问題的"解决"讓那些無政府党人專有了。

恩格斯根累斯的来处置這個问題;公社是不是應該更多的来使用國家的革命政权就是說武装無组織為統治階级的無產階級的政权

近代佔優勢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常々对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体作用问題不是发出一種空虛的無產意識的譏諷就至多也不过用下面這個廻避的詭詐的語句;"我们還会再看罷!"因此無政府派就佔着了優勢去攻這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放棄了在革命中来教育工人的责任.

恩格斯他利用最後這一次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最具体的研究那些無產階級对于現行國家應取的对付方法以及怎樣採取這些对付方法

III) 給白伯爾的信

下面摘錄恩格斯于1875年三月12-18日給白伯爾信中的一段算是最出色的一段如果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关於國家的最出色的一段.我們附帶的說明這封信第一次刊印于比伯魯的"我的生活的紀念"第二冊中假使我的記憶力不差的話他刊行於1911年這就是說在這封信寫就和郵寄之後的三十六年

恩格斯在他給白伯爾的信中曾批評了哥達綱領的草案這個草案馬克思在他給蒲拉克(W Bracke)的有名的信中也曾加以批評并且恩格斯对于國家问題特别提出;他給比伯魯的信說;自由民的國家变為自由的國家了在文法上說一個自由的國家对于他的公民的关係是自由的就是說是一個專制政府的國家关於國家的喚喜我們最好是不談尤其是自從巴黎公社以來在原來的意義早已不是一個國家了無政府主义者常常拿"平民的國家"來攻擊我們雖然馬克思在駁斥蒲

魯東的著述和以後發表的共產党宣言中特別說明國家是要隨着社会主義成分的行程自行解体和消滅的。既然國家不過是暫時的組織是在革命的斗爭中用以压服敵人的組織那末在說什么"自由民的國家"簡直是沒有意義的了。一天無產階級還使用國家他并不是為自由的利益而是為对付他的敵人的到了人們真正能够說上自由的時候像這樣的一個國家已經停止存在了。所以我們提議無論何处都用（Gemeinwesen）这個好的德國古字替代國家這個名詞，這德國古字的意思与法文的"公社"（Коммуна）是相同的。"

我們须記着這封信与党的綱領是有关係的党綱在馬克思的一封信中被批評這僅在這封信以後的幾個月(馬克思的信是1875年五月五日寫的)那時恩格斯和馬克思都在倫敦居住。因此當他說"我們"那是無疑的恩格斯拿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义向德國工党的首領將党綱上的"國家"字樣取消代以"公社"Коммуна字樣

人們將要听見因捉襟莱曼所意謂的新式馬克思主义的首領們將怎樣的叫喊"無政府主义"假使人

向他们提议在党綱上這樣的修改！

讓他们狂叫好了！資產阶級还要称奬他们呢！

我们，我们将做我们的事情，我们了修正我们的党綱時應絶对的注意到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忠告好的真理接近恢復真正的馬克思主义洗清一切的曲解以便把工人阶級的解放斗鬥領導到正路上去。

在多數党中概没有一個人反对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忠言這或者是術語學上的困難 德文有兩個字都解作“公社”的而恩格斯所選擇的那個公社並不單々表示一個單個的公社而是表示一個整個的公社的制度。俄文没有這字或者我们可以選用一個法文字“Коммуна”雖則這字也不很適當

公社在字眼的原意上早已不是國家了。這是恩格斯的最重要的理論的襮喝，看了上面的説明之後這種陳述就不難充分了解。當公社不压迫大多數人民而压迫少數人民（剝削者）的時候當他曾經毀壞了資產阶級國家的机器而代以特别的压力由全人民自己登臺的時候公社就不再是國家了所有這些早已離開了國家的原義當公社已經堅固的時候國家的殘骸将在這種情

形之下自行"消滅"了公社用也不着去廢止"國家的制度"了當他的工作一天比一天減少的時候他的作用自然就停止了

無政府主义者常拿他们的"平民的國家"来攻擊我们這樣的說話是恩格斯特別為巴枯寧給德國社会民主党的攻擊辯護的恩格斯認為以下這種攻擊是很正確的；"平民的國家"和"自由民的國家"一樣的沒意思跟社会主义一樣的遠恩格斯本提持社会民主党攻擊無政府主义者的性質改变过来使這種爭鬥会更並且把那些机会主义者对于國家的偏見掃除淨尽。可惜！恩格斯這封信在書櫃中隱藏了三十六年以後我们又看到一直到這封信發表之後考茨基依然很頑固的繼續重說那些恩格斯曾經警戒过的錯誤.

比伯魯.於1875年九月二十日答覆恩格斯說关於党綱問題他是完全和恩格斯同意的並还指摘了李卜克納西一些妥協的傾向.好.假使我们拿比伯魯的"我们的目的"那本小冊子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些对于國家絕对錯誤的見解；"建築在阶級統治的基礎上面的國家應該变为一個平民的國家"

這就是刊印在比魯伯小冊子第九版中的(1886年)真是令人有些不可思疑德國社會民主党如此費神的去贊述這些社會主义者关于國家的見解尤其是當着恩格斯的革命的激勵竟然無聲而各種生活條件又使他們和革命絕緣的時候

IV. 宋菲特綱領草案的批評

在討論馬克思对于國家的學說時1891年六月廿九日恩格斯寄給考茨基的那個宋菲特綱領草案的批評是不可忽略的這個批評經过十年之後始在新時代"New Zeit"上發表因为這個批評主要的是專來批評社會民主党关于國家的組織问題的投机观念的

其次我們又看見恩格斯在他的信中又指出了一個非常寶貴的理論的要点這個指示表現恩格思怎樣用心深沉的來研究最近資本主义的發展的種々狀態并且在某種一定的範圍內他是何等的能够預言我們的帝國主义者時代的问題.下面

就是這個指示是了"缺乏有整個的計劃"等字。在綱領草案中引用來説明資本主义的特質的,恩格斯説:

"假設我們從股份公司到了指揮並且壟斷那些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末我們看見不但私人的生產停止而且整個計劃沒有了

最近的資本主义的形態,就是帝國主义這種理論的評論這裡我們已經看了。在這種制度底下資本主义變成專利資本主义這些事實很值的我們注意的因為有一種最普遍的錯誤,就是那些改良派的中產階級的觀念以為專利的資本主义,私人的那或國家的,都不是資本主义了。他們説這可以稱為"國家的社會主义"或其他同類的名詞。當然托拉斯從來就沒有給我們並且只是說也不能夠給我們一個生產組織很完全的制度但是無論他們有多少整頓計劃,無論資本的偉人們怎樣視察的來進行國內甚至國際的生產範圍之打大的需要,並且無論他們怎樣很注意的極有條理的來整理他們生產,而我們仍舊不是已處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們不錯,現在是資本主义最後的階段,然而毫無疑問的仍然

反資本主义理論這種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怎樣接近是無產阶级的真正代表者—個說明社会革命的接近容易及其直接需要的証據而并不是一個拒絕社会革命的理由也并不是樣以衣縫補價出的使資本主义美化的企圖但是轉到國家的问题上恩格斯在他給考茨基的信中給我们三個非常有價值的提議；第一.关于共和國的问题,第二.是民族问题与國家形態的关係來了,第三.是地方自治政府的问题

恩格斯以共和國的问题做他的批評的米爾特綱領重心。假使如果我们記得当時米爾特綱領在各國社会民主党中作用的重大以及他怎樣为整個第二國际的範模那末我们可以毫不誇大的說恩格斯在此整個批評了整個第二國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說"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有些所必須提出的東西他们沒有說到

以後恩格斯指明了德國的憲法僅是1850年反動的憲法的抄本,德國国会(peuxemar)照著李卜克納西的口氣,不过是独裁政体的御用品

而站在日耳曼各小國及联邦的生存的憲法基礎上，並且欲实現那"所有生產机关变为公共财產"這是"顯然的不合理"

"提及這些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的說，因為他深知道在德國是不能在綱領中公開的声明共和國的，但是恩格斯並不以為這種使"每人"都滿意的明顯的观察已經够了，所以他又接着說：

"但是無論用什么方法都應該推進這件事，這件事的需要，現在已經被投机主义在大部份的社会民党机关报上的勢力特别証明了。人们恐怕那些反对社会党的法律重新復活，或回想起當該法有效時所發表的那些过早的宣言，于是就希望我党承認德國現行的法制，以為這樣可以用和平手段去充分实現我们一切的要求"

恩格斯首先指出德國社会民主党害怕例外的復活是一個主要的事实，且不客氣的說他是投机主義。他說這正因德國缺乏民主和自由，那"和平"行動的夢想是不近于情理的。恩格斯很顧慮到在小步之中不要自己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

他覺得在一個民主的和極自由的國家中"人們可以"像想"——僅々想像而已朝向社会主义和平的發展但是在德國他肩一的說;

在德國却不是這樣 德國的政府需手握有全權國会与其他代表的法團都沒有實在的勢力在德國要求這樣的事体並且又沒有一點必要這簡直是摘下專制主义的遮花果葉而用自己身來擁護他的裸体

德國社会民主党公認的首領們大部份隐藏著恩格斯的勸告而且實々在々証明了是專制主义的屏風。

像這樣政策的結局只能把我們的党引到邪路上去他們把一般的抽象的问題放在前面而把那些最緊急的具体的问題放在一边不问這些问題在將來最初的重要事变和政治的恐慌時期是自然而然的要列入议事日程上面的這樣一來沒有別的結果只能使党处在生死关頭的時刻暴露無力當生死问題擺在前面的時候只有使党内發生李難分裂因為這些问題預先挩来沒有討論过

這些為著目前的一時的利益而忘卻了重大的根本的觀察這些追求一時的成功這些不預計最後的結果的競爭和這些顧現在而犧牲了將來的運動統統都是或者是動機"誠實"的結果到底是機會主義並且恐怕誠實的機會主義是最危險的.

有一點是絕對無疑的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能在民主共和國的形式之下才能取得政權所謂的政体法國大革命曾經指示出來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特殊的政治形式"

恩格斯在這裡的申說用特別的強調形成一個基本思想這種基本的思想好像一根紅線似的貫通馬克斯一切的著作就是民主共和政体是跳到無產階級專政最接近的一個跳板因為這個共和政体並沒有把資本的統治推翻而民眾的壓迫和階級爭鬥必然更發展得大和厲害起來于是結果那滿足被壓迫群眾的根本利益之机会一經發現那末這種机会必然並且只有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實現無產階級所領導的群眾的形体對于整個的第二國際

那些"馬克思主义的說話被忘記了的"还是這這種忘記在俄國1917年革命的頭六個月少數派的歷史上表現得很明顯的。

关于联邦共和國和國民人口的分域之关係问題恩格斯說：

应該用什么来替代呢？照我的意見無產階級只能利用那叫做共和的形式并且是独一而不可分離的

在現時廣大的美國那共和联邦制还算是一個必要物雖則他曾從開始的在東部成为一種障礙在英國他也成为進步的現象在那裡有四種民族居住于兩個海島中并且那個國会雖然是独一的現在却已平行的存在着三種不同的法律系統在小的瑞士國中他自從很久就成功一個僅可支持的障礙物因为瑞士願做歐洲國家制度中的一個純革消極的組成員

关于德國那瑞士式的联邦組織将成为一種很大的退步联邦与統一的國家不同之关有二首先

因为每個联合的国家每個市镇都有他自己的民事和刑事的法律和自己的法庭组織其次就是在国民議院的旁边还有一個国家的議院~~的旁边还有一個國家的議院~~在那裡每個大或小的市镇都可投票選舉通过……

另外在德國我們的"联邦"是達到統一國家的过渡我們不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上層革命"往後倒退;我們要用"下層的運動"去完成他。

恩格斯不但对國家的形式问题毫不冷淡而且他非常细心地尽力去分析每個过渡的形式以便照着他的歷史的具体的特点来確定各種过渡的形式是怎樣進化。

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用無產阶级的观点和無產阶级革命的观点主張民主集中制主張統一的並且不可分離的共和國他認為联邦共和政体不是發展上的例外和阻碍就是集權政体与中央政权的共和政体中间的过渡政体"就是在某種一定情形之下一個相对的進步"在這種一定的條件中间生出了民族问题

恩格斯和馬克思很不狗情的批評那小國家的反動性質并起来那利用向題民族的假面具去達到反動目的目的傾向同時並不主意迴避那民族向題這是荷蘭和波蘭的馬克斯主义者所常犯的錯誤雖然他們以為那反对他們的小國家的完全資產阶級的民族主义的争鬥,是絕对合法的

就是英國在那裡地裡的條件共同的語言以及在一世纪以上的歷史們手已把民族的戰爭停止了可是恩格斯很明顯的認定民族向題的階段还未超越过而联邦的共和也是進步的自然這絕不是放棄那对于联邦共和的缺点不加批評也不是不替統一的集中的民主的共和作最堅決的宣揚

但是這種民主集中制恩格斯不像那些資產阶级或小資產阶级的思想家和小資產阶級的無政府主常認作官僚主义的那樣了解恩格斯認为民主集中制絕不把那广大的地方自主消除這些地方的自治是要把一切官僚主义和一切上層的"命令"消滅的已然鄉鎮和地方都自動的维持着國家的統一.

恩格斯說；所以我們要求統一的共和但這不是像現在的法蘭西那樣的共和法蘭西的共和并非别的不過是1799年在皇帝治下所建立的帝國從1792年到1799年依美國的式樣每個法國的省和鄉村都享有完全的自主而且這是我們所須要的應該怎樣組織這種自主的管理并且怎樣能夠達到這步而免去官僚主义的發生這就是美國和第一個法蘭西共和國所指示我們的這也就是現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英國的殖民地所指示我們的這樣一個的省和村的自主例如與瑞士的联邦制相較更加自由得多在瑞士的联邦制中毫無疑義的鄉市鎮對于联合國是很独立的并且對于縣和鄉村都有同樣的独立加拿大的政府所任命州長官和縣長是他們脫離英國的証明我們在我們的國家將來也應該完全廢止普魯士的(Ландратов-и регирунгсратов)(即是所有的長官由上边任命)

同樣恩格斯判定下面关于自治綱領的一段論述；"自主的行政在省縣鄉村中由普通選舉所選出的机关办事人來補充完備取消政府所任命

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权力

在那被克倫斯基政府和其他叫做"社会党"的内阁所禁止的真理报上(No.68, 1917年五月)我曾有了机会指出在這裏和其他很多的地方我们那些所謂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所謂社会主义的代表者都是很無聊的離開了德謨克拉西的原則不用說這些同帝國主义的資產阶級勾結的的人们对于我的声音是掩耳不聞的

恩格斯用一些明顯的例子辯明那種非常普遍的迷信尤其是在下層的中產阶级的民主派内部他们迷信一個联邦共和國必然比中央集权的共和政治更自由些這是錯誤的恩格斯所舉的1792到1799年法國的中央集权共和和瑞士的联邦共和的事实足資証明.

注意

(此頁最後一句"……的事实足資証明"是緊接着111頁的"真正的中央集权……"

真正的中央集权共和所给的自由较之联邦共和还要多换句話說拋歷史的記載給那些最大量的地方的自由是中央集权共和而不是联邦共和

我们党的宣传还很少注意及這種事实以及整個的联邦制集中制和地方自主的问题

V. 1891年給馬克思著的"法兰西内战"序言

在"法蘭西内战"第三次翻印時恩格斯做的序言中(這個序言是1891年三月十八日作的起前由新时代付印)恩格斯在許多关于國家有关係且有问题中关于公社的教訓做了一個很出色的撮要這個撮要充滿着公社後过去二十年来的所有經驗并且特别做来攻擊那些"对于國家迷信信仰"這種迷信在德國是很普遍的這個撮要看作为馬克斯主义对于國家的最後著述也是很正當的。

恩格斯特别的指出說法國在每個革命之後工人曾經武装起来

并且,資產阶級得到了政权第一個先决问题就是把工人解除武装,因此在每個革命中工人勝利之後一種新的争鬥遂跟着暴發,結果是工人大败

這種資產階級革命經驗的摘要同時簡單而且明瞭問題的性質——在國家問題中的(被剝削的階級有不有武裝?——是非常中肯的這正是這些重要的地方那些被資產階級意識影响的大學教授以及那些下層的中產階級的民主派所默不作声的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少數派所謂的馬克斯主义者提列德理曾很榮幸的(加拿類式的榮幸)背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的秘密提列德理在他六月九日的"歷史上有名的"演說中曾肯定的宣言資產階級已決定解除比得格勒工人的武裝他并認為這種办法是有政治上需要而加以贊成

凡是1917年革命的歷史將把那了史最有名的提列德理的演說引作一種最好的証據去証明那提列德理所領導的少數党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曾經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去反對那革命的無產階級了

恩格斯順便的提起另一注意之点而國家問題也有連繫并且是关於宗教的人們都

知道德國社会民党開始日益商话和日益投机主义的化的時候就漸之把那有名的公式陷于一種错誤和虛偽的曲解了這個公式"宗教是私人的事業"照他們這種解釋好像是对革命的無產阶级的党那宗教也是私人的了事似的恩格斯曾起来反对那正式背叛無產阶级革命綱領的行為他于1891年不过僅能观察到在他的党中投机主义的微弱萌芽因此就很謹慎的表示出来

既然在公社中僅有工人或為工人阶级所承認的代表當然他的律令是明顯的蓋上了無產階級的圖章的他的事業在于謀的一些改善這些改善或是會被共和的資產階級所欺騙而放棄了的以及是無產阶级自由發展的必要基礎例如從這個原則得出来的办法就是对國家而言宗教是一種私人的事情又這些法令或是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并且有些地方給于舊的社会秩序一個深刻的改造

恩格斯是有意的提起人们对于"对国家而言"数字的注意，这是对于德国机会主义不仅是一個暗示，而且是一個当头棒喝。他们公然的說宗教对党而言是私人的事情，因此把革命的無產阶级的党降到那最平常的"自由思想的"中產阶级的水平線去了。他们一方面準備着承認無宗教的國家，而又入民来反对麻醉人民的鴉片似的宗教。

德國社会民主党将来的历史家尋求他那一九一四年可耻的破產的根本理由，将在这個问題中找到有趣味的材料。由从党的思想的首領考茨基大開门接受机会主义的推諉宣言，以至1913年党对于罗文塞伯公(Los-von-Ki-rich-Bewegung)即宗教的分離運動的態度，得到很多有趣味的材料。

但是我们看恩格斯怎样把公社後二十年间給予無產阶级戰士的教訓撮要的叙述出来。

下面就是恩格斯認为第一重要的教訓：

軍隊警察官僚這些為拿破倫1799年所創造回為一切政府所利用的压迫工具 自从那时每個新政府就都引為最可主要的統治工具但公社对于這個怎樣办呢?他巫是要把这些就是這個勢力和从前破坏巴黎似的把它破坏了

公社不能不承認一旦工人階級得到了政权就不能再去使用那旧政府的机关了而并且工人階級為要不致失其已得的政权起見一就不能不剷除那一切到現在僅用來反对他的压迫制度以及提防他自己的屬下職員而同時宣言他們不可避免他們的政权這決沒有什么情分可講的

恩格斯一而二二而三的反覆重說:不但君主政体就是民主的共和國家仍旧是國家即是說他还保留著他那根本的特性就是官吏"社会的公僕"和他們的各机关改变為社会的統治者這些仍然存留的特性

為要避免从國家公僕转变為社会的主

人起見——這種變化在所有的制度中到那時都是不可免的——公社就使用那兩種有效的方法 第一他把所有的行政司法和教育的位置通由普通選舉選出同時選舉者有决议随時罷免被選舉者权利 第二他給予那些職员的薪金不分上下与其他勞働者所領取的薪金相等公社所权庭的最高薪金為六千佛朗這樣那獵官职位和鑽營的人们就遇着了一重阻力甚至此外以公社又与代议机关的议员制立了不可抵抗的命令

恩格斯在這裡就提到了那最有趣的論點即一方面那这就好像說徹底的德謨克拉西变為社会主义而他方面他又要求社会主义的確要削除國家必須轉变那些國家的机关為監督和登記的机关并且這些机关是這樣簡單的使那最大多数的居民都能参加進來

为要完全除掉政治的野心家必須取消那有薪水的公共"名譽"位置不致被人利用為達到在民行中股份公司中優厚位置的梯樣如同這些在

一切資本主义的國家中那些自由主义最盛的國家都是常々发现的也是這樣

恩格斯没有陷入這種錯誤；就是有些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題所犯的的錯誤他们說，在資本主义制度下這個民族自决权是不能实現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又成为不必要的了像這樣很靈巧但完全是錯誤了的論証能够應用到任何德謨克拉西的組織就中还可应用到对官吏中等薪金的支付上因为一個徹底的德謨克拉西在資本主义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底下一切德謨克拉西都要消滅

发展德謨克拉西到底，找尋這種发展的形式并拿到实际場中去实験等々……這就是社会革命争斗的基本问題的一個。分开来看沒有一個德謨克拉西主义能產生社会主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德謨克拉西主义總不会"分开来看"；必須拿他和其他东西一塊来看，他影响經濟，因而助成經濟的改造，同时他这一方面他自己又受經濟发展的影响等々這就是歷史和生活的邏輯。

恩格斯継續的說；

這種旧的政府机关的崩敗以及他被一種新的正真德謨克拉西的机关所替代在“内战”第三章已有很深刻的論述但是這裡还有一两点就是关于新代替的一两点须得簡單的加以論列因為在德國关于國家的迷信已从哲学方面轉移到那整個資產阶级甚至于很多工人的意識中去了依照哲学来說國家就是那“意想的实现”在哲学的術語上講國家是上帝在人间的統治在這個人间裡面那不滅的真理和永久的和平是要实现的或是應該实现的因此發生了這種國家以及一切國家有关的偶像尊崇這種事情很容易的在那些从小就去想像那些整個社会共同的事業与利益的处所和保護除了用现存的國家及高级的官吏来办理没有别的方法去的人们的意念中生下根子人们以為假使世襲的君主政体轉到民主共和這已是很不小的進步了其实國家不是别的而是一個阶级压迫别一阶级的

压榨机。這個在民主共和政体中比在君主政体中絲毫也不少。至少人們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無產阶級在他的阶級主权争鬥战勝之後所承受的一個禍害。得勝的無產阶級应该和公社所做的一樣尽可能的切断這個禍害的極恶的方面，直到那新时代的人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條件中养育出来並且這個新时代的證明了能够把所有那些老旧無用的國家組織抛到废物堆上去。

恩格斯提起德國人的注意使他們在共和替代君主之後不要忘記那些社会主义对于一般的國家的原則。

他的警告好像說在特别对卑列特里和卑路諾夫說似的。卑列特里和卑路諾夫在他們"混合的"政策中曾表示他們对于國家的偶像信崇！

还有兩點：1. 當着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政体之下比在專制政体之下"絲毫不減少"國家还是一個阶級压迫別个阶級的压榨机，并

不是說压迫的形式同無產阶級不相干也同一些無政府党所宣傳的一樣一個更广大更自由更真誠地压迫的和阶级争鬥的形式才能引成無產阶级来作消滅階級的争鬥　祗要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代新代的人能够棄去國家一切的璃不芥溜——這個问題是同德謨克拉西的廢滅问題是相連繫的下面我们就要轉到這個问題

VI——恩格斯对于德謨克拉西消滅的的見解；

恩格斯当他說到"社会民主党"(照科学的說法是錯誤的)的命名问題不能不說及這是在他1870年後关于各項问題尤其是有國际性质的问題的文集的序言中(這個序言在1894年一月2日脫稿)恩格斯解釋說在他所有的論文裡面他用"共產党"字樣去替代"社会民主党"這是由于当时社会民主党這個名称为法國的蒲鲁東派和德國的拉沙派(Laisalins)所取用

恩格斯继續的說；"馬克思同我一樣用這樣

有伸縮餘地的一個名詞來表示我們自己的观点是对绝不可許的现在不是這樣了這個社会民主党的字樣認真的說起來还是可以过的去的虽則他对于那經濟綱領不但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共產主义的以及那最後的政治目標在于消滅一切類別的國家因之消滅一切德謨克拉西的党仍然很恰當那些真正的政治的党("真正的"三字恩格斯特別叫人注意)絕不会有一完全適當的名称党發展了可是名称依然仍旧"

辯証法家恩格斯在他將去世的时期依旧的忠實於辯証法的，他說馬克思和我們对于我們的党有一個絕妙的的名称在科學意是正確的但是那时却沒有一個真正的党就是說沒有一個广大無產階級群众的党现在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我們有了一個真正的党但是他的名称在科學上說却不是正確的無論如何他是可以过得去的只要党發展了只要他那科學上不正確的名称不致掩蓋他的面目并且不阻碍他朝着对的方向走去

有一個實話也可以照恩格斯的說明引來當作答的舉頭寫在前面：我們有一個真正的新的世界上又顯得最好不過的；我們將替換社會民主義的舊的"布爾塞維克"的名稱，當時這個名稱只表示在1903年倫敦比京的大會上我們得到了大多數這個全屬偶然的事實這一點意義……現在因為1917年七八月間我們的黨被共和黨和"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黨所迫害這使"布爾塞維克"的名稱非常通俗非常光榮此外尤其證實了我們的黨在他的真實發展中完成了無限的歷史的進步這或者是我自己遲疑不決的去提議變更黨的名稱如同四月間一樣或者是我向同志們做一個"妥協"的提議：我們叫黨為共產黨同時在括弧中加"布爾塞維克"的字樣

但是黨的名稱問題還不及革命的無產階級對國家的關係問題那樣嚴重

在國家方面爭論人們不斷的重犯那種恩格斯在此不同意而提起注意的錯誤是我們在上面已經稍為指出了人們忘記了國家的廢除

也就是德謨克拉西的職權以及國家的凋落就是德謨克拉西的凋落

首先這種肯定的説法似乎奇離而不可解的；甚至有些人恐怕我们要待説那少數服从多數的原则要变为粉粹的一種社会制度的到來這種原则人们說是德謨克拉西的主要原则不是這樣的！德謨克拉西和多數的原则是不同的德謨克拉西是專为多數附属於少數的一種國家就是説德謨克拉西是一個阶級或是一部份的民众用以压迫别一阶级和别一部份的民众一種有編制的暴力組織

我们最後的目的是要消滅国家這就是說消滅一切有組織有編制的暴力和每人種反動人的暴力形式

我们并不期待那遵守少數服从多數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不实现。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观念中我们深信他要得到一種共產主义的形式那暴力的需要一個人服从别一個人以及一部分民众服從别一部份民众的一切需要都将隨之而消滅；因为人们将对于社会存在那些没有强制没有服从的初步

条件的察观次第習慣了

为要提起注意這個習慣的要素恩格斯說及那"由新的自由的社会條件養育出来的新時代的人將要証明了能够把所有一切陳腐無用的國家組織拋到廢物堆上去"——無論那種國家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也在內

為使此点更明顯我們必須考究國家凋落的經濟基礎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這個問題在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1875年五月五日與勃拉克(Бpa hke)的信,另在1891年"新時代" Neue Zeit 上登過)中講得最清楚.其中有兩方面:一為論戰之部,研究共產主義發展與"國家"衰亡之平行前進,因有前一部的地轉斟酌,遂不免令發揮之處增些晦暗,使讀者難於辨認.

I.馬克思提出的問題

且慶相論者來比較馬克思1875年五月五日與勃拉克的信和昂格斯1875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貝柏尔(Бабеле)的信時,好像馬克思比之昂格斯"國家派"的成分較多,並且兩人對于"國家"有顯然不同的主張.

昂格斯請貝伯尔對"國家"不要講廢話,并完全拋去在政綱中的"國家"字樣,而以公社代之.他甚至說"公社"已不是"國家"的意義了.馬克思則不然,他曾講過:將來共產社會中的"國家",且帶有承認共產制度亦必須有"國家"的神情.

但是倘若信此為真的便大錯了.更深刻研究下去便知道兩人對於國家以及衰亡之主張是絕對一致的.馬克思的話恰好講明國家走上衰落滅亡的道路.

自然,將來滅亡的日期,誰都不能指定,同樣也不能說,他是否

要有民期的經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中間表面上的差異是由於研究的題象不同，和追尋的目的有別而發生的。恩格斯之意在以簡截明瞭的方式把普通對國家的荒謬成見，為拉塞爾所固有的成見，從共體上表示於貝伯爾，至於馬克思則不過順便提及，而側重在另一題象：共產社会之發展。

一切馬克思的理論應用於現代資本主義上是最邏輯，最完全，最精密而又最富生動的進化理論。他自然要把這樣的理論，應用於資本主義的破產和未來的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上去。

我們站在什麼根據之上提出未來的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呢？

所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出自資本主義，他從資本主義中找出他歷史上的發展，他是資本主義所釀成的社會力量（無產階級）之作品。馬克思不糾纏於烏托邦，不去懸空揣想不可推測的東西。他提出共產主義進化的問題，恰像自然學家，明白一種生物的來源和其發展的路綫後提出他的進化問題一樣。

馬克思最初便把哥達綱領中對於國家與社会關係問題混纏不清之處排開而理出一個頭緒。

他說：「現社会」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於一切文明國中，這種社会中雖然中世紀成分的剩餘多少不等，各國歷史進化

的特別情形也形成或多或少的變化，他們發展的程度也不相同。『現時的國家』則不然，以邊界而不同，德國與瑞士不同，英國與美國有別。所以『現在的國家』是一個偽造品（fiktion）

但是各文明國中所有一切不同樣的『國家』不論形式上如何差別，都同樣的建立在近世資產階級社會的地基上，不過由資本主義現在看來發展的程度有高低而已。其主要性質是共同的。從這種意義上所以可將『國家』看做是類別的表詞。同時對照將來：即現在為國家的根源之資產階級社會到將來自身都消滅了。

隨後的問題即是共產社會中國家將有何種改變，換言之，即是那時將有何種社會職務，和現時國家的職務相當？這個問題只有科學能解決，絕不是將『人民』和『國家』等字眼湊什千百回這樣能得到分毫進步的。

馬克思對一切『平民』國家的浮論大加嘲罵之後，乃正確提出這個問題，並且說明只有依據極可靠的材料才能得到科學的解決。

由進化論和科學，對國創立的第一點——（以前的烏托邦派把他忘記了，現在害怕社會革命的投機份子也忘記了）便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必須插入一個歷史的過渡時期。

II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過渡時期

馬克思繼續着說"在資本社会與共產社會之間,有一個由前者到後者的革命改造期.在此政治的過渡期間『國家』只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馬克思得到這個結論是根據於無產階級在資本社會的作用,資本社会的進化,以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兩不相容,

从前,這個問題是這樣提出的:無產階級為得到解放,應當推翻資產階,奪取政權,革固革命政專.

現在這個問題的說法有点兩樣了;由資本社会过渡到共產社会非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期間,國家只是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樣專政與民治主義的關係怎樣?

在共產党宣言上"無產階級的組織居於統治地位"和征服"民治主義"的兩種意思是緊相銜接的.根據上文可以很正確的斷定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當中,民治主義將有若何的變化.

在資本社会最良好的條件之下,民主共和國或多或少的表現出較完善的民治主義.但仍限于資本家剝削的範圍,到底不过是少數的,有產者的,富人的,資本社会的自

由總統和封建帝制的共和國並不多，奴隸主之住處，現時的工資奴隸，因為受資本家的剝削，經常為饑餓和窮困所逼迫，救死不暇，那有多餘的時間去過問"政治"或德謨克拉西。在通常大多數人民是被逐於政治及社會的生活之外的。

試用德國為例，便能夠將這種見解證實的更為明瞭。實際上德國憲法的行使是極為常度的，差不多半世紀（1871－1914）不曾變更，此時社會民主黨人最曉得利用這種民權主政治以組織最大多數勞動者，為任何國家所不及。

但是在德國有多少工資奴隸是有政治上的覺悟和鬥爭能力的呢？在一千五百萬的工資勞動者之中，只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的分子！在一千五百萬的工資勞動者之中只有三百萬是加入工會的！

極少數人的德謨克拉西，富人的德謨克拉西，這就是資本社會的德謨克拉西主義。若是詳細的研究一看德謨克拉西的運用，無論何時何地，都大見一些限制：選舉的種種規定（什么户口調查，婦女除外等等）這樣那樣的限制，代表會議的進行以及重重的集會律例

(公共建築不是為"窮人"的)并且所有的報紙都是純粹資產階級的等等——這樣不見別的,只看出对德謨克拉西的原則加以層層的限制而已。這種種的限制、例外、除外对於窮人的束縛看来好像不關重要,尤其是那般不曉得自己的需要的人們和那些向不曾接觸過被压迫階級及永未究研他們(被压迫階級)生活的人們(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客当中佔十分之九如果不是百分之九十九)更覺如此。但是算下總賬,就知道這些限制是將窮人屏出於政治,并使其不能積極參加德謨克拉西,關於此点,馬克思完全了解什么是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的本質。当他分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曾說:被压迫者每过三年或六年就得到一回允許去決定压迫階級中誰將到國会裡代表他們欺压他們!

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必然是偏狹的,毫無顧息的將窮人除外,再則是偽善的和欺騙的,但是從這種土裏的德謨克拉西过渡到逐漸改良的德謨克拉西,決不像一般自由派教授先生們和小資產階級的投機分子所想的那樣簡單,那樣平穩;決不如此,進步到共產主義是要經过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定不会是別種形式,因為要打破

資本家剝削者的抵抗,除了專政沒有其他方法,除了無產階級沒有實行人.

不寧惟是,無產階級專政——即是被壓迫者先鋒隊的組織佔據統治地位去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限於德謨克拉西之擴大,同時這種擴大了的德謨克拉是窮人的德謨克拉西主義,第一次出現是民眾的德謨克拉西主義而非從前長享福的人德謨克拉西主義了.無產階級專政對於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的自由加上了許多的限制,為要使從工錢奴隸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般人,對這般人必須用武力破壞他們的抵抗;凡有鎮壓的地方和暴力的地方便沒有自由和德謨克拉西.這是很明顯的了.

讀者當能記起恩格斯給貝伯尔的信中曾恰好講明此点(見第四章第三節)他說;

"無產階級運用"國家"不在於為自由的利益,而是因為有他的敵人,并且到了可以講自由時,這樣的國家就要消滅了"

對於廣大的民眾有德謨克拉西,對於人民的剝削者壓迫者則有暴力的鎮壓,即是屏之於德謨克拉西之外由此便可曉得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中,德

讀克拉西將發生何種變遷.

只有到了共產社會,資本家的抵抗才真正破除.資本家消滅了.彼此不復有階級存在,即是說社会中的分子在生產关係中不復有差別了.只有那時"國家才失其存在..而人們始能講自由"只有那時完全的德謨克拉西才成為可能而要實現.並且沒有分毫的例外.並且只有那時,德謨克拉西亦要開始死亡了,因為資本制度下的奴隸已經解放了,一切資本剝削下的醜惡,野蠻,狂妄以及無量數的卑鄙無恥,都掃清了.人們漸習於社会生活的日常法則.法則演為條文.不勉強而人皆聽從.沒有壓迫,沒有屈服.亦沒有特別强制机关喚做國家的這件東西了.

國家衰亡這句話是很佳妙的,因為他既能表明徐徐的过程中又能表明國家的物質上的命運惟有習才能够產出這種現象.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已经看出人們对於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規律是容易於習慣的,只要沒有剝削和引起憤恨反抗叛亂,亦沒有鎮压的必需要就行. 所以資本社只给我們一種殘缺的,悽苦的,假冒的和只為富人和少數的德謨克拉西,而共產主義

的過渡期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第一次民众的多數的德謨克拉西，同時对少数剥削者予以無顧恤的鎮壓，只有在共產主義之下才能實現真正完善的德謨克拉西，但是他越完善，便越変為無用而離自己死亡的時期越近了。

另一方面言之在資本主義之下有與原来"國家"字義相符合的國家，即是一階級鎮压另一階級，少数人壓服多数人的特殊机关。

像這樣一種任務以少数剥削者压服多数被剥削者，很明顯的非有極端的暴悪和残酷不能成功，综觀人類於奴隸，農奴和工錢工人的歷史，不知流过了多少海洋的碧血。

当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过渡期中，鎮壓的手段還是必須的，但這是多数被剥削者鎮压少数的剥削者，國家這副特殊的鎮压机关仍是必要的，然這只是过渡的國家和從前的不同了，因為以多数的舊日工錢奴隸去鎮压剥削者是一件比較簡易而順乎自然的事情，其中的流血必大大減少，比從前鎮服奴隸，農奴及工錢工人的叛乱，輕之又輕，同時雖然這種廣大的德謨克拉西已

了當地大多數的民眾，是已無須特殊鎮壓機關的需要而要開始消滅，而這種國家乃這種機構之存在是相當時的事情。當少數須用極複雜的特殊機關方能鎮壓民眾，但民眾鎮壓剝削者卻不需要特殊機關，只用武裝民眾的簡單組織就夠了。（這就是蘇維埃的無產階級代表蘇維埃一類的組織）

總之只有共產主義使國家變成廢物，因那時不再有鎮壓之階級了，也沒有反對某部分民眾之系統的鬥爭了。我們不是烏托邦派，並不否認個人有出軌行動的可能和必然，亦不否認有制止此種行動的必要，但絕不需要一副特殊的鎮壓機關來制止，武裝的民眾即負有此種責任。這種責任之容易如同現在社會中多數人鬥毆者和禁止強暴之類一樣的容易和簡單。更有進者，犯法之主要原因即是由於剝削群眾使群眾陷於貧困，一旦主要原因剷除後，越軌行動也就必然要「消滅」。至其消亡的速率和程度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終歸消亡乃係必然。到那時國家亦就要隨之而消滅了。

馬克思異於烏托邦派，他更詳細的指出共產主義必有兩種形態：一為低級，一為高級。

III 共產社會的初期形態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評"中很精細的駁斥拉塞尔的主張,照拉塞尔的意思,社会主義下的工人應收得他勞動"全部的"不受損傷的"生産品,他(馬克思)指明在社会生産的全部中應扣出生產的準備金、擴充基金、修理損坏的機器等等,其次在消費方面有行政、學校、医院、養老院等等的費用……

馬克思不像拉塞尔那種粗略含糊、籠统的公式說工人有權享用"勞働的全部生産"他製出社会主義的正確的預算,他把由資本主義解放後社会生活情形做了一番具体的分析,他這樣說:

"此地我們所研究的是共產社会,他不是从他本身的基礎上發展起来的,而是剛從資本社会出来的,所以他由母胎内帶来的舊社會的殘餘如經濟上、道德上、学術上各種關係都還存留"

這樣剛从資本主義母胎中出来的,尚帶有旧社会的遺蹟的共產社会馬克思说他是共產社会的初期形態。

此時的生產方法已不是個人的私產而是屬於社会全体了,社会中每個分子執行一部份社会必需的勞動,收得一張勞動量証明券,拿這張証明券可到公共的倉庫裡去取多寡相當的生產品。除扣出交付的社會基金外,每人所收到的與

其所做工作到的相等。這時便出現一種形式上的"平等"。

拉塞尔以為在社会主義之下，即馬克思所稱做共產社会初期狀態之中就有了"正當的分配"，就实行了"同等勞動享受同等权利"。拉塞尔全錯了。馬克思指出他全錯在什么地方。

馬克思說：這時的"平等權利"是有的，但仍是"資產階級的权利"，他和一切法律一樣，預先假設出"不平等"來。一切法律都是以同一的規條施行於事實上既不一致又不相等的人們，因此所謂"平等權利"實際是等於對平等和公道的一種破壞。

实際上做了同樣勞動的得到相等的社会生產品（將社会基金的數量扣除）

然而各個人是不平等的，有的强壯，有的卑弱，有的結了婚，有的獨身，有的子女多，有的子女少等等。

馬克思結論到"有同樣勞動結果就享用相等消費品"，事实上各人所得的是不相等的，有多有少，有富有貧……要避免這些困難，权利不應該是平等的，倒應該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初期中公道和平等还不能实現，貧富之差別，公平之差別都还存留，但是那時人剥削人的事不能存在了。因為那時無論誰都不能把生產方法：工廠

機器、土地做為私人的財產了。馬克思從大体上把拉塞爾對於"不平等"和"公道"的那種資產階級公式打破之後，同時指出共產社會必經的形態，在起始只能破除生產方法的私有，但還不能一舉便也破除了消費中只按工作不照需要的不平分配。

平庸的經濟學者，其中許有資產階級教授，連"我們的賢良"杜岡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原屬士杜大夫 Струве 先於蘇聯合法馬克思派，後又拋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則被得為勤大學做教授) 他們在內，不斷的攻擊社會主義者，說他們不管人類的不平等而夢想消除這種不平等。這種攻擊是表明資產階級理論家的絕頂昏聵。馬克思不但很精確的顧到這種不免的不平等，並且還顧慮到僅生產方法的私有公化——社會主義的舊意義——還不能去掉分配上和"資產階級法權"之不平等的缺點。只要生產品按工作來分配時，分配上"資產階級法律"上的不平等的缺點仍舊存在。

馬克思接着說："這些困難在共產社會初期是不可免的，因他是出自資本社會有長期的痛苦的分娩。只有經濟情形和社會文化程度發展之後方能有更高度的權利。"

這本來說來在共產社會的初期通常稱為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的法權"只有區局部的取消，即是說經濟革命做过，只把生產方法変做社会的即已"資產階級的法權"將產業歸於個人，社会主義則以歸屬公共，只有在這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是取消掉了。

但是在另一作用上他尚存留着；他們並是一切生產品和勞動的分配之標準"不作工者則不得食"的社会主義的原則是已經實現了；"等量的工作得等量的报酬"這個社会主義的原則也已經實現了，但是這仍不是共產主義"資產階級法權"亦尚未廢除，因為這個法權對於能力不等，工作有差的人们予以和他們所製生產品等量的报酬。

馬克思說：這是一種困難，但在共產社会初期是不可免的，因為倘不陷入烏托邦主義決不会認為資本義主甫經推翻人们就馬上去為社会工作，不要一点法律的管束，資本主義雖经剷除，勞動方面不能立時發生這樣的变化。

然而除"資產階级法权"之外實在沒有他種纪律，因此尚有保存一個"國家"的必要，一面维持生產方法之公有，同時维持勞動之平等和分配之平等。

國家之死亡一定要在資本家和一切階級完全消滅和沒有压廹某一階級的需要之後。

但是國家仍未完全死亡，國他還要護持着"資產階級法權"去处理当前事实上的不平等。

要國家完全死亡，必須到共產主義完全成熟的時候。

Ⅳ. 共產社會的高級形態。

馬克思接着說；

"共產社會的成熟時期中個人附屬於分工的事实便要消滅，劳心劳力的矛盾自然不能存在。那時的劳動不僅只是維持生活的手段，并且是生存上的第一要務。那時個人的一切能力大大發展，生產力自然激增，所有一切的集體財富必然豐富的湧現——只有那時資產階級法權的狹猛天空，才可以完全的脫出，那時社会便可以在他的旗幟上寫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可以確切的指出恩格斯說法的正當，他尽情的嘲笑把"自由"和"國家"等字眼胡乱的連綴，只要有國家存在，即沒有自由，当自由大行時，也就沒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死滅的經濟條件，就是共產主義大大的發展，消滅了劳心和劳力间的对抗，而因此便把現社會中不平等的一個主要根源消除了——倘單有生產方法的社会化和沒收資本家財產則這個根源是不能消

除的。

這種沒收法能使生產力得到絕大的擴充的。只要看一看現在資本主義是如何妨礙生產力之發展以及由近代科学所能造成的進步,我們便可斬釘截鐵的斷定,沒收資本家財產可以給社会生產力一種非常大的推動。但是這種運動進行的速度如何;何時可以打破分工現象,剷除勞心勞力的對抗,把勞動變成"生存的第一要務"——這些我們都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

同樣,我們也只能說國家之死,是不可免的,同時指出這種經濟過渡的期間是依照共產主義成熟期發展的步驟而決定的。這個國家死亡的問題和死亡的具體方式此刻還是正在討論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材料可以把他決解。

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實現時這就是說當人們對於社会生活的首要規律已经很習慣了工作能力已经很增進了,各人都自願按能力而工作,這時國家便能夠完全死亡了。"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天空"裡的苛刻計算,如"我或許能僥倖比鄰居多做半点鐘的工麼?我的鄰居或許比我多賺一点錢罷?"那

時，完全破壞，生產物的分配亦不需要社會規定每人應得多少，各人只按照需要，去取用就是了。

站在資產階級的觀點上，也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看作"純粹烏托邦"，並以嘲笑態度來譏笑社會党人說是預許人們毫無工作監督之下，儘量取其所欲（如橘子，汽車，鋼琴之類）現時資產階級大多數學者，這樣的嘲笑態度，不過只揭穿他們的愚蠢和效忠於資本主義而已。

他們真正昏瞶糊塗，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曾想"預言"共產社會成熟期的降臨；社會主義大理論家預見這一時期必要到來，是他們假設那時的生產率和現在截然不同，並且那時的人們亦和現在的迥乎有別。（現在的人是能於不過揮霍，橫擲公共財富和妄想過度的不可能的要求的）

未達共產主義成熟之先，社會主義者要求國家對社會嚴格的監督勞動和消費；不過這種管理須以沒收資本家財產為始，而且這個監督不應由官僚的國家來施行，而應由工人的國家辦理。

資產階級理論家（還有他們的徒蔡來得里，和商諸夫之流）辯護資本主義，故意去講說極遠的將來，

係換过目前政治上的主要问題；沒收資本家財產，及一切出來為勞動者，同勞動於一個國家大新底基之中，新底基的全部工作。整個的附屬於真正擁護共和主義的國家民工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事實上當著名教授和良好人民以及商議夫，蔡來浮里華寫空想的烏托邦，與害南的布尔塞維克，并宣稱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時候，他們所注目到的正是共產社會的成熟狀態，其實這個狀態誰都沒有預言"採用"，并且沒有想去"採用"，理由就是因為"採用"是不可能的。

此地我們所論的問題是限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科學上區別，前引恩格斯的討論"社會民主党"名詞之不適用處，曾提到這問題，在政治上共產主義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區別，倒然因時期的不同而有不同，但目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在沒有去區別他們的必要，只有幾個無政府黨人纔把他看做最關重要的問題。（如果無政府黨人中還有不曾學得克魯泡特金，格拉夫，加納里桑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巨子之"樸列哈諾夫式"的蛻化的人們）一個自愛而有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必定把他們這種蛻化叫做蛻化而成社會愛國派，或半

裁的無政府主義者。

但是社会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是很明顯的。普通所称的社会主義馬克思把他叫做共產社会的"初期"。在生產方法已經成為公共財產時，"共產主義"的名称是可以應用的，但不要忘掉這是"不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這樣解析的好處也就在於他守唯物辯證法和進化論的法則和将共產主義看做是由資本進化出来的東西。馬克思不像那些空想式的、浮淺的、想像的定義，和許多無用的字面爭論（什麼是社会主義？什么是共產主義？）他只去分析共產主義經濟上成熟的程度。

共產主義在初期中經濟上是不能是完全成熟的，不能完全从資本主義的習慣和遺跡内解放出来的，因此在分配方面还是因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狭隘天空"。資產階級的法權当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為沒有一個有力的機关去强迫服从他的規條，那法權便等于零。

因此，在共產主義一定的時期中，不但仍存有資產階級的法權，并且還存有資產階級的國家，可是沒有資產階級！

這好像是胡説，是開心的玩意兒，馬克思主義常受這種

責罵，却是罵的人永不曾用分毫工夫去研究這異常淵廣的理論。

但是生活步步告訴我們，無論在自然界和人類社会中过去的殘餘總是留存在現在，這決不是馬克思硬要在共產主義之下，引進些"資產階級法权"，他是从经济上政治上指出从資本主義出来的社会所必不可免的弱點。

德謨克拉西在工人争解放的運動中有絕大的重要，但他不是一種解放的極限，他不過是由封建制度轉到資本主義和由資本主義轉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罷了。

德謨克拉西中含有"平等"的意義，如果能够從消滅階級的意義上去了解平等原則，則無產階級為平等而奮鬥之重要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德謨克拉西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到了各人有了真正的平等去使用生產方法時，即勞動和工資平等時，那時更進步的问題又必然的擺在人類面前了。這個问題就是怎样由形式的平等过渡到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為原則真正的正等。究竟经过某几種階段和何種实際的方式，人類方能達到這種理想的目的。我們不知

道，並且我們亦不能知道，唯有一事須關重要，就是應該看到資產階級自滿自足的撒謊，說什么社会主義是"死東西"固結而一成不變的東西，殊不知事實上只有社会主義令人類始則大多數，終至全體在公私生活方面，向前進行。

德謨克拉西是國家的一種形式，是國家的一個變象，所以他（德謨克拉西）亦和別種形式的國家一樣，是壓迫人類有組織有系統的實施，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德謨克拉西是在形勢上承認一切公民平等，各人都有同等的權利去決定國体及管理國家，隨後他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使革命的無產階級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給無產階級以破壞去打碎滅絕國家機關的種種方法，不管這個國家是共和政体，經常武裝、警察、官僚主義等等，隨後把這些換上一架更德謨克拉西機器，但是依然是一架國家機器，不過由武裝勞動群眾說起（就成預備全民众武裝的組織罷了。

到了這裡就由"量的變做性的"了；這時德謨克拉西主義就出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開始行個社会主義，若是所有的人都參加國家的管理，那么，資本主義便不能再持續下去了，並且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所有的

实际上都能参加国家管理"的必然的先决条件，這些條件之中有普及教育，在資本主義先進国中已经实现；再则由廣大的複雜的，和已经社会化的机关、鉄道，大工廠、大商店，銀行等使整千整萬的工人受到"教育和紀律化"。

有了這些條件绝对不能立刻就把資本家和官吏推翻，用工人武裝，全民武裝的組織去替代他，去監督生產和分配，去管理生產和分配。（切不可把管理和監督生產和分配的问題與工人技術问題如工程師、農業技師等混合起來，這般先生们今天在資本制度下討生活，明天还可更好一点在武裝的工人局面下来作工）

管理和監督這就是共產社会初期中經常必須的重要條件，所有的人民都變做国家的工錢勞動者，而国家自身成為武裝的工人之化身，所有的人民都變为吐萊大托拉斯的職員，和工人，只要他们做同樣的工作，守同樣的勞動規則，得同樣的工資，這種管理和監督的手續，資本主義已早把他簡單化了，只不過是檢点，簽字的方式，計示和交收據的手續而已，這些事情，只能讀書寫字的人便都会幹。（国家主要的功用成為由工人

自己監督和管理時候的國家」和「公」職」就不存在了，將成為簡單的管理作用了，（參見第四章§2，恩格斯斥判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列寧自注）

民眾的大多數到處能自己運用這種的管理和監督去支配資本家（那時變做職員）和帶有資本主義舊習的知識份子時，這種管理成為普遍的，一般的，全國的，並且無時什麼人也逃不掉了。

全社會只是一個辦公處和一大工廠，這裡面同一樣多的工作，得一樣多的工資。

但是這樣的「工廠紀律」，資本家一倒，剝削階級再打倒，他伸張到於全社會的紀律，這還不是我們的理想，而不是我們最後的目的；這只是一個必須的過渡，借以根本肅清資本剝削制下的卑鄙與屈辱，以使社會向前進行。

從社會全體分子或絕對大多數曉得自己處理國家的事情起，他們會去組織管理制度，對付少數資本家和一堆漂亮而帶有資本主義習慣的先生們以及一部份滲染資本主義惡影響的工人都都能來料理，了

從那時一切政府的必要漸漸的消滅，德謨克拉西

越完善，即離他成為廢物的日子越快。工人的國家，已非"本來的國家了"——越德謨克拉西則國家的消滅愈迅速。

到了一切人都曉得怎樣管理並且事實上認真的直接的去管理社會的生產，以及預先知道了怎樣管理和監督那般寄生者，頑童，流氓及其他"保有資本社會習慣的人們"，那時要想逃脫這種管理和監督，總不說是不可能，也是不可思議的困難，一切規避的對像，必然急速而嚴厲的受到責罰（因為武裝的工人是實行家不像那些情怀悱惻的知識份子，他不喜別人開頑笑）所以遵守社會上簡單基本的規條之必要，定然很快的就習慣成自然了。

那時門戶大開，行向共產主義的成熟期，緊跟着就走到國家完完全全的死滅。

第六章

被投機派所蹧踏的馬克思主義

在一般的看来"國家和社会革命以及社会革命和國家関係"底问题，会其他革命问題是一樣，很少為第二國际1889—1914著名的理論家们所注意。可是，在投机主义发展中最标出色的事件，还是当他们和這个问題緊相接觸的時候而第二國际底先生们却偏要竭力规避牠，或故作不注意而任其过去。

這個投机主义，结果也就使第二國际於一九一四年终归破產了。

從大体上看，我们可以说：把"無產階级革命与國家底関係"避開不談，对於投机主义者是很適宜并且滋養了投机主义底生長，但结果却把馬克思主义底本質更换了，使牠变成為一種平庸無味的理論。

我们要对于這個可憐的投机主义底叢员，加以簡單說明，現在就拿兩位最有威名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来做我們底对象吧，這兩位便是樸列哈諾夫和考茨基。

I 樸列哈諾夫和無政府主义者底辯論

一八九四年，樸列哈諾夫（Плеханов）曾為討論無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底関係向題，特用德文刊費了一本小册子，標題叫做"無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研究這個向題當中，樸列哈諾夫把那最重要敢話的一点而從政治觀点上看也是和無政府主义爭鬥最関重要的一個向題——即國家与革命底関係，要言之，也就是國家向題，——完全擱在一边了！他這本小册子包含着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属於歷史的和文藝的，内中包含有関於史第勒（Сmирнер）蒲魯東（　　　）一班人底思想方面狠有价值的材料，第二部份是很淺薄和狭隘的，内中包含有"一个

無政府党人和强盗并無區別"的一篇短論文而他的内容都是笨拙的論調。

此類事实,是非常有趣的,而在俄国革命之前夕與俄国整个革命期間,他亦足以表現模列哈諾諾甫底行為底特色,所以1905及1917年代模列哈諾夫儼然一半是个學說家,一半却又是詭辯論者,他的政治路線却追隨着資産階級的後塵。

我们知道,馬克斯和恩格斯與無政府主义者辯論時,是怎樣地把他们对于革命和国家的观念,顯示得明々白々。

一八九一年,馬克思底哥達綱領批評出版了,恩格斯特寫出這幾句話来:"我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時候正是和巴枯寧以及他那一派的無政府主义者爭鬥很猛烈的時候,自從海牙国际会議(第一次)開会後這種猛烈的爭鬥整々的經過兩年"那个時候無政府主义者努力想把巴黎公社收做己有,即是說要把巴黎公社当做他们的學說的証明,因此便表示出他们并絲毫不懂得巴黎公

社的教訓,以及馬克思对於這些教訓底分析,至若:我們应否毁壞舊國家机関?毁壞之後,又用甚底去代替?無政府主义对於這些具体的政治问題,并没有一个近於正確的解决,但是說到"無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而忽畧整个的國家问題,且將在巴黎公社前後的馬克思主义的發展一概抛開不提,便是不可避免地已走向投机主义去了。

因為把兩个问題擱置不談,正是投机主义所要求的。

避免這些问題,在他的本身上也即替投机主义爭得勝利。

II 考茨基和投機派底辯論

関于考茨基著作底翻譯品在俄國出版界中比任何他國都丰富,因此,有些德國社会民主党人便說笑話: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還要多於德國人,這个笑話却也有些道理。(這段笑話裏面,却有個極深刻的歷史背影,為說者自己所不曾想到

的：即一九〇五年時俄國工人異常迫切的需要一些屬於世界社会民主党底好著作於是這類著作的翻譯呀！出版呀，他们數量之多实為其他國家中所未曾有过，因此便把那最先進的隣國底丰富经驗，移植到了我们無產階级運動幼稚的领土中来。）

除去考茨基对于馬克思主义通俗的解説以外，还有因為他与伯恩斯坦（Бернштейн）為首的一派投机主义者辯論的原故，於是考茨基便更在俄國出名了，然而有椿事实，幾乎為人人所不知，但我们若欲明白考茨基，為甚麼在1914—1917年的大恐慌時代，不要臉地走上了歧途变成愛國社会主义底辯護者，那末，我们就不能对那個事实保守緘默，甚麼事实呢？就是在他和法國投机主义者米勒蘭—（Мильеран）若勒司（Жорес）以及德國投机主义者布恩斯坦宣战之前，考茨基曾經表示过許多的猶豫。俄國馬克思主义者所办的"黎明"—Зара—襍誌（1901—1902年在斐特格尔出版，是擁護無產階级革命思想的刊物）早就和考茨基

辯論过，而認在一九〇〇年國际社会党底巴黎大会中，他的議决案為橡皮性的議决案，因為他对於投机主义者所主張的優柔、懦弱、和諷和的態度。

又由開總文发表了的考茨基的親筆信札，也是証明考茨基在加入反布恩斯坦的战爭以前，是非常猶疑不定的。

还有一個更嚴重的情形，就是我们現在，從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义的歷史中，考察出当他与投机派辯論時，在他对於討論问題所採用的方式和方法最明顯的是討論國家问題時他已有了一種趨歸投机主义底系統傾向。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投机主义底第一部主要著作來看吧，"布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底綱領"。

考茨基指斥布恩斯坦異常的詳细，但最顯明的事实是如此：布恩斯坦在他騙得虛名的"社会主义基礎"一書中，指摘馬克思主义為"布郎基主义"（Бланкизм　）——這種指摘，不知有幾千次，為一般投机派及俄國資產階级的自由党人用，攻擊代表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塞维克党了。对此问題伯恩斯坦更特别注重在馬克思底"法蘭西内战"一書上，我们看他想把馬克思对於巴黎公社的教訓底观点同化於蒲魯东底观点，是一点都没有成功。他也特别將馬克思的結論在1872年馬克思所做的"共產党宣言"的序文中特别的加重說明了"工人階级不能简单的奪取這个現成的可以利用的國家机関而使拿他来以圖完成自己目的"，伯恩斯坦对於這段話的興趣是如此之高，以致在他著作裡，不惜重複的引用至三次之多，可是將牠曲解成了一種違反原意的最投机的意义。

我们已经知道馬克思說這段話的意义所在，馬克思是說工人階级应該破壞，拆毁，轟碎那國家机関，（照恩格斯的說法也是要炸裂牠），然而據伯恩斯坦看来，馬克思乃是警告工人階级于奪取政权時防止各種过於革命的傾向。

這真是对於馬克思思想一個最卑劣最怪誕的捏造，而非我们所想像得到的。

那末，考茨基在他与伯恩斯坦的詳細辯駁中又怎樣對付呢？

原來他好々地避開了這個問題，不去估量投机派所加於馬克思主义的此種捏造底罪惡，他僅抄寫了恩格斯替馬克思的"法國內戰"所作序文中引用的上面一段話，而加以解釋說是馬克思底意思是謂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奪取這了現成的國家机關，但一般的說來是可以奪取的。考茨基對這点的說話就只是如此而已。馬克思從一八五二年起，就把"破壞"國家這机關視為無產階級革命底主要責任了，伯恩斯坦恰々把馬克思底思想解作相反的意思，而考茨基對於這些都一句話也不提。

結果，在無產階級革命底責任问題上，馬克思主义与投机主义之間的根本的區別，考茨基都小心翼々地掩飾過去了！

考茨基"反对"伯恩斯坦的說話是："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好々的留待將來解決"吧。

(德國版一百七十二頁)

像這樣已經不是反对伯恩斯坦的一種辯論,而是向他讓步,把自己也投降在投机主义之前呵;因為投机主义所要求的,亦不過要將無產階級革命職任中的一切主要问題,好了的留待將來解决而已。

自一八五二到一八九一,四十年中间,馬克思和恩格司已經教導無產階级去毁碎國家這个机関。可是考茨基於1899年却把這一点变為被背叛的投机派所完全改變的馬克思主义,他用欺騙的手段,拿破坏國家机関的具体形式来代替破坏國家机関必要的问題,而他自己却隐藏在"無可辯駁的"(無用的)詭辯派真理的羽翼之下,以致人们也不能認識這个具体形式是怎樣。

在馬克思与考茨基之间,在他们两人对於無產階级政党,如何去準備工人階级革命的概念上,其中实有一条寬阔的鸿溝。

我们再拿考茨基另一部比較成熟的著作——"社会革命"——来看，這本書的大部份也是專用在反駁投机主义者錯誤之上的。著者在這本小册子中所出的題目是無產階級革命与無產階級的政权，著者供给了我们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是恰々又丢了國家這個问題。書中處處高談奪取政权，此外便沒有別的了！考茨基把问題如此安排，談奪取政权而不說破坏國家那个机関，這已經是向投機主义讓步。1872年時，馬克思宣言共產党宣言的政綱，業已过時，但到1902年，考茨基却又將牠復活起来了。

書中还有一章，討論"社会革命底形式和武器"考茨基研究了政治總罷工的问題，也研究了近代強大的國家統治勢力的工具如"官僚和軍隊"單々对於巴黎公社所给予工人的教訓却一字不說。恩格斯曾不倦的警告人们特别是德國社会民主党应对於國家的迷信很明顯的這个警告

下是無意义的呵。

考茨基提出的意見是：無產階级若一旦勝利了，"就应該把德謨克拉西的政綱实現"。隨後他又將這句話加以解釋。至於1871年的新教訓与怎樣用無產階级德謨克拉西來代替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話，却沒有說起。

他用以下的强辯的語調來補充他的意見："很明白的在現今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能得到政权的。革命底本身乃建築在綿延長久的爭鬥上，只有在這種爭鬥的發展中，才能改变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構造。"

"我们知道"這個"很明白"這個和"明白"是與"伏尔加河（Bonni）流入到裏海的"一樣的真实。只可惜他用一種空洞而浮侈的"長久爭鬥"的一句話，却把那個關係革命無產階級最主要的问題抛在旁边了，這个最重要的问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对於國家和德謨克拉西的永久爭鬥的性質標正和以前非無產階级的革命有何不合之点。

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事实来看，考茨基避開這一点，便是整ㄒ的向投机主义者讓步，他只是向投机主义"空口"宣战，只指出所謂"革命理想"底重要，（但人們如怕向工人們中間去宣傳革命的具体的理想，那末革命的理想的價值究竟幾何？）口倡"革命理想超于一切"的口號，或者竟說英國工人現今已"幾乎和小資產階級相等"。

考茨基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企業底各種形式都可同時並存，有官僚的組織，有職工会的，有協作社的，並有私人的。……"

"舉例說像鐵路這種事業，只能在官办機關之下進行，德議克拉西的組織應該是由工人舉出代表來，形成一種議会的形式，這議会便規劃工作，監察官僚的管理机關。其他各類企業，也有能委諸工会办理的，也有能交給協作社去办理的。"

這ㄒ意見是錯誤的，他表現出較之馬克思和恩格司在七十年代從巴黎公社所抽出來的教訓要退後一步。

就所謂官吏机關之必要一点来說，鉄道与其他大工業大工廠大商業和資本主义的大農業组合，都無絲毫分别。

在損坏机器或生産的危险之下，在擾乱或停止整个企業的危险之下，一切這些大企業都需要有嚴格的纪律和精密的分工，在這樣的企業裡，工人是应当"举出代表来，形成一種議会"。

但最要点还是這種"議会"並非資產階级性的，考茨基的理想不能超过資產階级議会主义的範围，但這个議会並不像他所臆想的僅僅是規劃工作监察官吏管理机関而已，社会主义社会中，這種包含有工人代表的議会性質的机関，当然要决定產業内部的規律和監督経営的"机関"，並且那種"机関"也不是"官吏"的形式。工人獲得政权後，要把舊的官僚的机関，澈底毀滅，决不讓他有一塊舊的基礎的存在，要從舊有的工人和職員中间從新建設　　的一个代替舊有的新的机関。為防止官僚主义化起見，我们将採用馬克思

和恩格司所詳細分析的办法：(1)他们不僅是被举的并且是可以撤職的。(2)他们的薪水和工人工資同等，(3)趕快的过渡到全体都应参加檢查和監察的責任，因此人人都是暫時的"官吏"，但誰也不能变成"官僚"。

考茨基对於馬克思下面這段話底意义是完全沒有去考究的。

馬克思說过："巴黎公社已不是一个議会的組織了，他是一个各種工作合作的机関，他是一个立法机関会時也是一个執行的机関"。

考茨基絲毫不懂得德謨克拉西(不是為人民的)和官僚主义(反对人民的)聯合的產物，資產階級的議会主义和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區别。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是要根本剷除官僚，以至完全廢止官僚，而建立完全為民众的德謨克拉西。

在這裡証明考茨基和其他的人一樣"迷信"國家，"迷信"官僚主义。

我們取他最後(1909年出版)而且最好的一部反對投机主义的書——達到权力的道路——來看吧，這著作總結表現了一個很大的進步，固她既不如1899年時反對伯恩斯坦的那部著作一樣，從普遍方面去研究革命綱領問題，亦不如1902年時在"社会革命"一書中一樣，去研究超時間性的社会革命之作用，却能用許多具体條件來使我們認識"革命的時代"已到。

著者很明白地說出階級衝突之劇烈和帝國主义的發展以及他的發展在階級衝突中重大的作用。

自西歐"1789至1871的革命時期"過後，1905年可說是東方革命時期的開始，世界大戰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形勢到來，"無產階級再不要說什么成熟 的革命""我們已走入了革命的時期""革命的紀元已開始了。

這些言論是異常明顯的，考茨基這本小冊子可以給我們一種材料用來比較在帝國主义大

战前德國社会民主党对於革命的期望是何等的高漲，到战争時代，牠(考茨基自己也保在内)又低落到什麼程度。

考茨基說"現在的形勢(按：即指大战時的形勢)有使人们容易超过我们的实际而把我们(德國社会民主党人)認為过於平和的危險。"

然而事实告訴了我们：德國社会民主党的平和性和投机性，却比牠所表現的还利害！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同樣出色的，即考茨基在這樣明確地宣佈了革命時期已到之後，而在這一本小册子裡如他自己所說的是專為分析"政治革命"的著作，却又完全拋棄了國家底问題。

從来对於這个问題的一切規避，遺漏和支吾中，其结果無疑的便完全投降於投机主义者，関於這一点，我们不久就要說到。

經过考茨基這班人的呼声，德國社会民主党明白的宣言道：我保持着革命的觀念呵(1899)：——我特别的承認無產階级底社会革命，是不可

避免的呵(1902),——我相信我们是走到了一個新的革命底時代呵(1904),但是我拋開馬克思在1852年所說的原則当無産階級革命的作用对於國家関係的问题是擺在我们的面前時。

這個事实,在他和班勒科克的辯論裏將要更明白地表現出来。

III 考茨基和班勒科克的辯論

班勒科克(Паннекук)反对考茨基,班勒科克是左派的急進派代表者之一,這一派包括盧森保,拉狄客以及一般贊助"革命策畧"的人们,他们共仝承認考茨基已走向中派一方向去了,且毫無原則的在馬克思主义和投机主义之间動搖着。這個估量,由欧洲大战証明牠是非常正確,因在大战期中,妄称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主义的中派趋向已経表明出他本身是可憐無望的了。

在他研究國家這个问題的一篇論文——

"群众行動与革命"(1912年"新時代"第三十卷第二号)裏面,班勒科克断定考茨基底地位,是一個"消極的急進主义者"是一種"不積極的守株待兔的理論"又說"考茨基並不願意看着革命進展"。(619頁)在這樣說話的形勢之下,班勒科克就談到了我們所注意的那個问題:即無產階級斗爭对於國家的作用的问題。

他說:"無產階級斗鬥,不僅是專反对資產階級統治國家的斗鬥,并且是反对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要点,在於消滅國家有组織的勢力,並且要用無產階級组織的力量去破壊牠們底現的勢力(解散牠們底勢力)……這斗鬥只有在得到把國家机関完全毀滅的結果以後才能終止。多數的组織的優勝,只需破壊了統治的少數的组織勢力才能表示出來。"(548頁)

班勒科克没有把他自己思想的方式解釋得很精细,但他底思想是充分的表示得很明顯,我們看考茨基怎樣去反駁牠,這倒是一件有趣

味的事。

考茨基說："直到現在社会民主党人与無政府主义者之間的區别，是前者是要奪取政权，而後者却要破坏這個政权；班勒科克呢，便要两者並兼。"(724頁)

假設班勒科克底解說欠缺明晰和具体，(他論文中的别種缺点，不関乎這一个題目的且不談)考茨基總孫把他的文中主要点找住了；可是对於這個原則的主要问題考茨基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毫不掩飾的投降於投机主义了。他对於社会民主党和無政府主义者的區别所下的定义完全错誤了，结果馬克思主义被他改变了性质而且被他曲解了。

馬克思主义与無政府主义之間的區别在這裡：(1)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在根本破坏國家，但他们却承認，只有在社会革命消滅了階级之後這个目的才可实现；國家消滅是社会主义实現後的結果。無政府主义者都不同，他们要在二十四小時內把

國家完全消滅,他们不懂得在什麽情狀下這樣做法才能實行。(2)馬克思主义者承認一旦無產階级奪取政权後,必須根本破坏舊國家的机関,而以新者代之,這新机関是武裝工人的組織,而仿照巴黎公社的規模,而無政府主义者却不会,他们儘管鼓吹破坏國家這个机関,但却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级該删甚麽来代替牠,也不懂得無產階级怎麽運用們的革命的政权,他们並且否認革命的無產階级有利用國家权力和革命的狀克推争的必要。(3)馬克思主义者要利用新式國家来準備無產階级革命,無政府主义者也否認這點。

在這個爭論中,代表馬克思主义者是班勤科克而不是考茨基,因為事実上,馬克思曾経教訓过我们,無產階级奪取政权不能简單地把舊的國家机関轉入一般新人的手中就算了,他们应当破坏,毁滅那個机関,另換一個新的。

考茨基背叛了馬克思主义,而走向投机主义在考茨基之意破坏國家机関的一層完全不成问題

因為破坏国家机关是投机主义者最不喜欢的一点。考茨基因此就開了一个後门，由這个後门裡所生出的解釋是"奪取"政权便是大多數民众的勝利。

為要掩飾這個对於馬克思主义底修正，考茨基便表示他的淵博而引用了一段馬克思的話来搪塞，因馬克思在1850年説过："国家底手裡应有嚴格的集权"之必要；考茨基就用勝利的口吻説道：難道班勒科克要破坏這"集权主义"么？這沒有别的，不过是一套巧妙的魔術而已。這也和布恩斯坦，用聯邦主义来代替集权主义，而把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蒲魯東主义的观念相混合起来一样。

考茨基引用這句話一点意义也沒有，新式的國家要用集权主义和舊式的國家一樣；只消工人們自願的把他们武裝势力集合起来這就是集权主义，可是他建築在集中制政府的工具——軍隊警察和官僚——的完全破坏的上面，考茨基在此地表現的行為是不忠实的，關於馬克思和恩格司对巴黎公社最出名的談論，此地却一点也沒有引用。

考茨基接着又說："或者班勒科克要取消官吏对於國家的職務嗎？但是我们在我们党和職工会的组織内要没有職員都不行，何况行政机関。我们对於國家官吏的政綱不是要取消他们，而是应由人民選举。"

"現在我们并不是談到将来行政机関的工具採用什么一定的形式的问題而是在我们奪得政权以前（此語係考茨基自己特别大写），我们的政治斗爭是不是要破坏政府那一部和他的官吏是应当废除的？（於是他歷举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等）不，沒有一部可以因我们反对政府的政治爭鬥而能取消的。……为着避免誤解計，我再重申一遍：現在所說的不是勝利的社会民主党么对於將來的國家，应当採取何種形式的问題而是要看我们的反对派怎樣的去改変現在的國家。"（725頁）

這完全是個騙術。班勒科克所提出的是革命问題，在他論文的題目上以及我们引用他的一段字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来。可是考茨基一跳便跳在

"反对派"的问题上，之後他就由革命的观点，而转变到投机主义的观点了。照他的说法，我们现在只应注意到反对派问题等到夺取了政权以後，我们才能谈旁的事情。革命问题是消失了，这正合投机主义者的要求。我们所说的，不是"反对派"问题，也不是普遍的政治争斗问题，而是说"革命"。所谓"革命"，是在乎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关"以及整个的国家机关，而用一个新的工人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去代替他。考茨基都要迷信行政机关的各部，试问我们为甚麽不可用那在工人和兵士代表的最高权力委员会监督之下的特种工作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底要点，并不在於是使各部存在，抑是用特种工作委员会或其他任何组织出代替，这個可说是不重要。最紧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将保存旧的政府机关？（牠与资产阶级有无限联系，且是极端打败的守旧的）或者破坏牠而代以新的机关呢？革命的要点不仅是新兴阶级利用旧的政府机关

而实行统治权，而是应破坏舊机関用新的政府机関去统治一切。這是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念，但為考茨基所廢棄，或是他绝对还不了解。

由他对於官吏的问题，又顯明地証实他並不懂得巴黎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的理論。"在我们的党和職工会的组織内要没有職員还不行。"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在資產階級的统治下，我们除却了官吏便不行，因這時候無產階級是被压迫者，勞動群众是被資本主义做成了奴隸，資本主义並把德謨克拉西变成狭义的，残缺的，变相的，工錢奴隸是貧苦的民众。這唯一的理由，使我们在資本主义制度的生活環境之中，而我们政党和職工会組織中的職員却变成官僚化了，（或者為説得更正確些是有一種官僚化的傾向）就是説有特殊权利的人们，已脱離群众而高高乎的矗立在群众之上。這就是官僚主义的来源，在没有將資本家底財產充公没有把資產階級推倒時，某種"官僚主义化"即使是在無產階級的職員之中都不能免的。

由考茨基的說話人們可以設想到：只要是選舉職員的事實存在，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是有官吏存在，官僚主義亦將同樣的存在。這是根本錯誤的。馬克思曾經拿巴黎公社做例子，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將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們的負責人已不是"官僚"了，"特別是官吏，除由於人民選舉以外，人民還有隨時罷免權；此外官吏的薪俸也降到與工人平等，普選公社的組織亦代以一般工作的組織也是立法機關，同時也是執行的機關。"

總之，考茨基攻擊布爾什維克的一切論據，也只是他自以為勝利的一點，就是"我們在我們党和職工會的組織裏沒有官員不行"的一點。它會表現出他和伯恩斯坦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老"論據"來宣是一回事了。伯恩斯坦曾在他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基礎"反對"原始的"德謨克拉西，反對所謂"教理的德謨克拉西"，反對命令和無報酬的職員以及無權力的中央代表等等。為得要証明這種"原始的"德謨克拉西不可保持，伯恩斯坦就借着英國職工

(Beesle)註釋的英國工聯經驗作基礎。說明工聯在七十年間所謂"充分自由"發展中，原始德謨克拉西(德文版137頁)畢竟是無用的，後來遂代以官僚主義"混公"的普通議会政策了。

其实工聯不是在"充分自由"的景况中發展，而是在"整个的資本主义奴隸制度"中發展的。在這種制度下，自然对於統治者的欺騙和黑暗权力以及最高管理机關之排斥窮人，除去讓步外，再沒有别的方法。至於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許多"原始的"德謨克拉西成分都必須復活起来，因為，那時是文明社会歷史裡面第一次由平民群众崛起，不但要参加投票和選舉而且要独立地参加國家日常行政机关，各種事務。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一切的人都將輪流来管理事務，很迅速地要習惯到不需要任何的管理統治。

馬克思用他的奇異批評和分析的天才，已看出巴黎公社实际的行動中包含有一个革命的裂痕，這就是投机主义者所害怕的，甚至，或者由於恐怖或

者由於不願意与資產階級堅决地脫離，因此他們便不承認這一点；無政府主义者也是一樣，或者由有過急的要求，或者由於不了解普遍社会大变動的条件，因此也不願意去观察這一点。

"不應該想着破坏舊的國家机関，因為設若沒有各部和官吏，我們又怎应辦呢？"這是被幼稚思想浸透着的投机派辯論的說話，他們（亦如俄國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樣）不但不相信革命与革命底創造力，而且拼死地害怕牠。

"我們只应想到破坏舊國家机関而不应去搜尋過去無產階級革命的『具体』教訓而分析『甚麼』和『怎樣』去代替那破坏了的東西。"（這是無政府主义者辯論的說話，当然此地是指一般最好的無政府主义者的意見而不是那些追步資產階級後塵的克魯泡特金者流的無政府主义者）所以無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只像失望的策略，他們毫不注意到革命工作的勇敢和具体的问題，同時也不顧及群众運動的实际条件。

馬克思都告訴我们去避免這兩種政途，他教我们大胆地澈底破坏那个舊的国家机関，同時他又提出這具体问題来：巴黎公社在数星期间，已能开始創造一个新的無産階级的国家机関，那就是牠用以实现上面所提到的擴大的德謨克拉西和取消官僚主义的方法。取法於公社先烈的革命勇氣吧！看他们实行的方法中已有一個具体的和立時可以实现了的草案。若追隨那条道路前進，我们便將達到官僚主义的完全廢除的道路。官僚主义是可以廢除的，只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縮短了工作時间，提高了群众的生活程度，而使民众的大多数處於個个能夠(毫無例外的)執行國家的職務的條件之下，那末國家一切的形式都要完全消滅了。

考茨基又說："總同盟罷工的向題並不是為着破坏國家，只是為着促成政府对於某種要求条件讓步，或者為着使一個能優待無產階级的政府去代替那仇視無產階級的政府。……

可是無論如何，绝对不可因無産階級反对政府勝利了便要引起国家的破坏。我们只可在國家的内部更換（[illegible]）一份势力進去。我们的目的仍和從前一樣，在於獲得議会裡面的大多數，在國家的内部去奪取政权，並使此種議会變做政府的统治者。（726，727，732頁）看呵，這正是那最卑劣的投机主义，把他们口頭所承認的革命都实际放棄了的。考茨基的思想不外乎要一個能優待無産階級的政府，比較1847年共產党宣言宣称"無產階級的組織成為统治階級"的時候那班腐儒们還要落後得多。

考茨基要实現和魏得曼（Weidemann）僕列甲羅夫，和巴得威得（Bangephuogs）各派的親密"结合"，他们都準備着奮鬥而要求獲得一個能優待無產階級的政府。

但是我们，是要和這班社会主义叛徒脱離，而做澈底毁坏舊國家机器的爭鬥，使武裝的無產階級本身，能變成统治的政府。這便是第二的大區別。

同時,考茨基又要和勒琴(Легин)達威德,(Давид),倏列罕罗夫和波特勒索甫(Потресов)澤勒特利(Церетелли)和齐尔洛甫(Чернов)這般好伙伴们結合,因這般人全是主張做"在国家内部裡更換一份勢力進去,和獲得議会中的大多数而議会的权力要超过政府"的一類工作。他们這个寶貴的意見,正是為投机主义者所採的,而完全建設在資產階級議会制度的共和国家的組織之上。

但是我们,更要和這般投机主义者脱离整个的覺悟的無產階級要完全能和我们一致爭鬥的。在爭鬥中,我们不僅為着"更換一份勢力,"而是要推翻資產階級,破坏資產階級的議会,建設一个仿照巴黎公社同形式的民主共和国,或是一个工兵代表苏維埃的共和国,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际社会主义中，还有些比考茨基更右傾的趋向，如"社会主义月刊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在德國勒琴達威德，哥而白(Kolb)等，以及瑞典挪威的斯導林，(Станнинг)和柏蘭廷(Брантинг)；在法國和比利時有盎雅([illegible])和凡德威德的信徒；在意大利党内的右派的代表們和杜納泰(Турати)和脫來夫(Тревес)；在英國有費边(фабианцы)和独立工党(名為独立其实是自由派)；在苏格蘭他是和英國一樣。這般先生們在議会裡和党的出版物上有很大的有時有很重要的作用他們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并实行他們不掩飾的投机主义。在這般先生們的眼中，無產階級專政是違反德謨克拉西的！牠們实在是和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主义者毫無區別。

就因這種緣故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第二國际，在牠大部份上層的变節的首領們，已經完全墮入了投机主义者的境界。巴黎公社的經驗，不但被他們忘記了，并且被他們变更了。因此應当

給工人們一个認識的印象，告訴他們：時候已經快到了，那時候便要破壞舊國家机關，另用新的來代替他，用他們底政治統治去造成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礎，而他們却教導群众們以相反的理論，并且把"奪取政权"一事，亦滲雜了無數投机主义的見解在裡面。

當這些國家（在帝國主义的爭鬥的旋風窩裡，他們利用擴大的軍事工具）已變成吞食千百萬人民生命的大怪物，為的是決定德國或是英國——這个或那个財政資本家的團体——要統治世界的時候，而改变了并且遺忘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關係的問題，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完）

I81

本書目錄

著者的聲明 ---------------------------- 1

緒論 ---------------------------- 2

第一章　有產階級的社會與國家 ---------- 5

I.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II. 特殊的武裝力量，監獄等……

III. 國家是剝削被剝削階級的工具

IV. 國家的衰亡和暴力革命

第二章　一八四八——一八五一的經驗 ----

I. 革命之前夜　　II. 革命的概說

III. 在1852年馬克思对于這個问題提出的方式

第三章　巴黎公社（1871年）的經驗 -------- 45

馬克思的分析

I. 公社社員的偉大，在什么地方表現？

II. 用什么来代替一旦被打碎了的國家机器？

III. 議会主義之廢除

IV. 國民統一的組織

V. 寄生的國家之破除

第四章　恩格斯之補充的說明---- 86

I, 居住問題

II, 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III, 給白伯爾的信

IV. 朱維特綱領草案的批評

V. 1891年給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序言

VI. 恩格斯對于德謨克拉西消滅的見解.

第五章　國家衰亡的經濟基礎.-- --- 125

I. 馬克思所提出的問題

II.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過渡時期.

III. 共產社会的初期形態

IV. 共產社会的高級形態

第六章　被投機派所蹧蹋的馬克思主義.---149

I. 樸列哈諾夫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II. 考茨基和投機派的論戰

III. 考茨基和班列科克的論戰

本書目錄-------------------1[illegible]

Институт Ленина